

A4.097

傷寒心法

069239

000007



傷寒心法卷之九

少腹滿

胸中滿與心下滿皆屬無形之氣。干。小腹滿及少腹滿俱屬有形之物。干。少腹滿而按之痛。小便白數如米泔。冷結膀胱手足厥。當歸四逆莫姜攢。少腹滿而按之痛。小便赤澀如渥丹。熱結膀胱手足溫。猪苓湯加膏與寒。少腹硬滿連心下。大陷胸將實邪戕。少腹急結硬滿痛。小便自利蓄血看。血蓄膀胱人如狂。桃仁承氣抵當。少腹硬滿痛拒按。小便不利蓄水觀。水蓄膀胱人不狂。五苓散調白飲餐。若少腹滿二便秘。水熱蓄結八正安。

論曰。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此條言肝系之膜。上連包絡。而至胸中。下連網油。而至臍下。臍下三寸為關元。關元即胞宮也。又名血室。又名氣海。又名丹田。胸前膈膜中連肝系。上通包絡。下達胞宮。胞宮乃肝臟之氣。與包絡之血。會聚之所。故寒邪陷入厥陰。不結於胸前之膜中。即結於臍下之胞中也。况肝脈又

抵少腹。而包絡之血。下膈。循衝任而下。會於胞宮。故二經之冷。亦能下結於胞宮也。今病者手足厥冷。自言不曾結胸。但是少腹滿痛。不連心下硬痛。此為寒冷之邪。結在少腹內。大腸前。膀胱後之關元處也。

論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方。

此條言太陽之邪熱不解。從胸前水道。下結膀胱。熏蒸血室。而為蓄血之輕證也。

按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是太陽頭痛項強。發熱惡寒之病。日久不解。化為熱邪。從上焦氣分。循胸前水道。直趨決瀆之路。下入膀胱水府。銷耗水液。水液乾涸。邪熱遂結聚膀胱。膀胱為胞之室。胞為血海。居大腸之前。膀胱之後。邪熱聚結膀胱。薰蒸胞中之血。胞中之血。被膀胱之邪熱熏灼。蒸煎。遂凝結而為死魄。以死魄擾亂其生魂。是以發狂也。然雖不發狂。要以血結在下。則陽分氣虛。陰分血實。而其人必見如狂之狀也。故經

曰。血在下如狂。是則血在下。焦血室之中。凝結不下。其人如狂。勢所必至也。若血室之外。雖被膀胱之邪熱煎熬。而血室之內。不因膀胱之邪熱凝泣。則血室之血。不至蓄結於內。得自下出於外。則血挾熱出。熱隨血下。即膀胱之邪熱不結。而如狂之情狀自解也。故太陽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必愈也。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方。是言如狂之病。起於外邪。若外邪猶有。桂枝證不解。究未可遽攻其裏。當先以桂枝湯解其在外之邪。必俟其在外之邪。都已解散。不見有一毫桂枝證。但見少腹結硬。有急欲求通之象。斯無形之邪熱。結而為有形之蓄血。乃可攻以桃核承氣湯。取苦泄之桃仁。立入少腹血室之中。以行血破結。取辛散之桂枝。立入少腹膀胱之內。以行氣開鬱。得大黃以推陳致新。得芒硝以清熱消瘀。得甘草以主持於中。俾諸藥遂其左宜右有之勢。則膀胱熱除。蓄血下行。即少腹中之急結自解。而如狂之證自愈矣。

論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

小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裡故也。抵當湯主之。

此條言太陽經行身之背隨經瘀熱從背脊入血室而為蓄血之重證也。按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以熱在下焦小腹當硬滿小便自利下血乃愈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裡故也。抵當湯主之者。是太陽頭項強痛之病六日已過又至七日正當太陽主氣之期發熱惡寒頭疼身痛之表證仍在證既在表脈即當浮今診其脈不浮而沉不緊而微微主虛候沉主裏證太陽裏證多是結胸太陽虛候少有發狂今審其裏證反不結胸察其虛候反見發狂狂為實證微為虛脈何以沉微之虛脈反主發狂之實證哉。蓋狂雖屬實乃下焦陰分血實非上焦陽分氣實也。金匱云陽氣虛者為狂內經云血在下如狂謂陰分之血實於下焦則如狂陽分之氣實於上焦則為狂也。今太陽之氣既虛於下則脈外之衛氣內伏不能將脈托出所以脈來不見浮緩浮緊之實象而反見沉微之虛狀也。且太陽之氣復

虛于上。胸中之宗氣不振。不能與邪相拒。所以邪熱不結于胸前之膈膜。反不成結胸之實証也。且太陽之正氣。既虛于上。焦胸膈膜之中。不與邪氣互結于心下。而太陽之邪氣。即實於下焦膜網。夫室之內。轉與血液鬱結為死魄。以血室之死魄。擾肝家之生魄。究末有不發狂者。所以其人脈沉。反無結胸之裏証。脈微反見發狂之實候也。此以客熱之邪。結在下焦血室。血室後連大腸。前連膀胱。正值小腹之間。所以小腹當硬滿。假令客熱之邪。結在下焦膀胱。小腹雖然硬滿。其人雖是如狂。要必小便不通。今小便自利。知邪熱不在下焦膀胱內。乃在下焦血室中。當攻下其結血。使從大腸濁道而出。乃得愈也。然究其所以熱結血室者。蓋以血室之油膜。上連板油。後着背脊。太陽經行身之背。隨經瘀熱。從背脊入血室之裡。不從胸前之膈膜入。故不結胸。不在膀胱中。故小便自利。背脊連油膜。從油膜內之血分入。故下入血室。為蓄血之重証也。宜主以抵當湯。用蝨蟲水蛭吮血之物。與水陸之師。率飛潛之性。俾隨經而入之邪熱。飛于陸者當之。為熱所瘀之結血。潛于水者當

之。佐以桃仁。仗將軍之威。一鼓而下。抵拒大敵。四物足以當之矣。

按太陽經。行於背。隨經。乘熱。從背脊。循油膜。入下焦血分。故入血室。為抵當湯

方証。屬蓄血之最惡者也。太陽氣。聚于胸。客熱之邪。從胸膈循油膜。入下焦

氣分。故入膀胱。為桃核承氣証。係蓄血之極輕者也。

論曰。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小腹硬。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而小便自利。其人如

狂者。血証諦也。抵當湯主之。

此條亦人以蓄血與蓄水之辨。在小便利與不利之間也。小便不利為蓄

水。小便自利為蓄血。以見蓄血為重病。抵當為峻藥。倘辨証不清。不當用

而誤用。與夫當用而不用。存亡在於反掌。故特重申其義也。

按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小腹硬。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

者。血証諦也。抵當湯主之者。太陽寒水之氣。根于命門之火。生於膀胱之水。

循氣街。上胸膈。與肺臟之氣。心臟之血。相聚會于胸中。以外達于皮毛。故胸

為太陽之府。即內經所謂陽者衛外而為固也。太陽府中之血。本於小腸之

液。生於心。主之火。由膈膜。下氣。衝。循大腸之前。膀胱之後。以下注于胞中。而內應諸臟府。故膀胱為胞之室。即內經所謂陰者藏經而起亟也。今太陽標熱之病不解。從胸前膈膜。下陷于大腹油膜之中。以致大腹內之油膜不通。即大腹內之脾胃不運。水穀之精氣已餒。既不克充沛于胸膈。氣血之精悍不豐。即不得充周于經脈。脈外之衛氣。難以載脈上升。遂至往內而沉。脈中之營血。不能隨脈周流。竟至緩止而結。故其脈沉結也。且夫大腹中之油膜不通。即中焦內之氣血多阻。油膜中之氣。不得上行外達。遂至痰而為水。油膜內之血。固克下行內達。竟至痰而為火。水火既鬱。蒸于脾胃之間。土色即發。越於肌膚之外。故其人發黃也。况夫大腹中之油膜。下連少腹內之網膜。少腹內之網膜。前連膀胱。後連大腸。中連胞宮。今大腹油膜中之氣血。既被邪熱搏聚。痰為水火。以鬱蒸。夫大腹內之脾。溼胃。燥而發黃色。即小腹網膜內之氣血。亦為邪熱阻遏。痰為水火。以鬱結于少腹內之膀胱。胞宮。而作硬滿。故其人少腹硬也。蓋以少腹屬膀胱所居。膀胱為胞宮之室。而胞宮與膀

脘。同處少腹網膜之內。膜網內之氣。既復化水。即膀胱中之水。不復化氣。且
反聚氣。氣與水停蓄於膀胱。而少腹固是有硬滿之形。網膜內之血。既復化
火。即胞宮中之火。不復化血。且轉傷血。血與火結聚于胞宮。而少腹亦是有
硬滿之狀。然少腹之硬滿。雖同。而小便之通塞。自異。蓋水停膀胱。則水道滯
塞。小水每多不利之候。血蓄胞中。則水道通暢。小便必有自利之時。是可知
小便不利。少腹硬滿。乃水停膀胱。非血蓄胞中。故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宜
通利其停水。使從溺竅而出。則愈也。設小便自利。其人如狂。內經云。血在下
如狂。知非水停膀胱。乃血結胞中。故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証諦也。當攻
下其結血。用抵當湯。使從大腸穀道而出。則愈矣。

身痛身重

身痛未汗為表實。表實麻黃湯發汗。身痛既汗為表虛。表虛桂枝新加。身痛尺遲屬血少。小建中加蒼朮補幹。身痛脈沉屬少陰。四肢厥冷附子悍。身痛厥汗屬厥陰。下利清谷四逆斷。風濕身痛難轉側。掣引煩疼桂附散。感寒身痛無定處。設有定處須另看。若身痛偏着一處。名為着痺溼瀰漫。若身痛不着一處。名為行痺風邪換。若身痛甚如錐刺。名為痛痺寒邪鑽。腫痛不消作煩渴。必有熱証內相變。疼痛不止無熱候。陰寒凝滯須溫散。身痛脈浮屬太陽。發熱惡寒表寒絆。手足熱兮骨節疼。宜用麻黃湯發汗。身痛脈沉屬少陰。無熱惡寒裡寒漫。手足冷兮骨節痛。主以附子湯溫散。身重欲寐無輕時。病在少陰附子按。身重欲寐有輕時。病在太陽大青換。

論曰。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解

見前

按麻黃一証。頭痛發熱惡風。同桂枝証。無汗身疼。同大青龍証。惟發熱身疼。無

汗而喘。為麻黃的証。乃可用麻黃的方。否則不可誤投。苟誤投之。不成漏汗不止。必致汗多亡陽也。

論曰。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多三兩。新加湯主之。此條言太陽傷寒。發汗後。邪氣已淨。猶身疼不止。脈變沉遲。乃汗後血虛所致。宜以桂枝新加湯主之。不可誤作少陰裡寒治也。

按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多三兩。新加湯主之者。是寒傷太陽膚表。醫用麻黃發其汗。汗出之後。表邪已盡。則身應平復。而不疼痛。脈應和緩。而不沉遲矣。今汗後邪淨。而身猶疼痛不休。脈轉沉遲不起者。非身外之邪未盡。實心中之血大虛也。蓋諸痛皆屬乎血分。而諸血皆生于心火。由心火鼓動乎諸脈。由諸脈營養于一身。故心血不足。則身無以營養而疼痛。心火不足。則脈難以鼓動而沉遲。故主用桂枝以補心火而生血。加人多以益血液生始之源。加生薑以通血脈循行之滯。加芍藥以領辛溫之薑桂。以潛行于經脈而定痛。不至外走肌膚而作汗。邪已盡而新加

之。而血虛身疼者。自無不愈矣。

按汗後身疼。脈或浮緊。或浮數。乃汗未徹。邪未盡。仍當汗之。若汗後身疼。脈或沉遲。或沉微。乃邪已盡。正已衰。必須補之。蓋邪盛者損之則安。正虛者益之乃愈也。

論曰。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其然。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此條言身痛固屬可汗之証。要必以脈為定憑。若脈緊氣實者。法在當汗。若脈遲血虛者。法不可汗。苟誤汗之。則奪去其血。而身愈覺疼痛矣。

按脈浮緊。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者。是寒邪外傷皮膚。內犯肌肉。遂感動肌膚中之衛氣。往外迫湊。將脈鼓出于外而浮。且寒邪外傷皮膚。內犯肌肉。又裏束肌膚中之衛氣。不得舒展。將脈絞束于中而緊。此所以脈浮而緊者。是寒邪兼犯肌膚。以致肌膚中之血脈受傷。揆之于法。當必周身疼痛也。故周身疼痛。脈來浮緊者。乃寒邪外傷皮毛。內侵肌肉。為脈証俱實之候。宜用麻

黃湯發其汗。使周身之邪。由肌肉。達皮毛。隨汗以解之於外也。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其然。營氣不足。血少故也者。是謂假使其脈。自尺中以上寸口。三部都不浮緊。而俱見遲者。即周身疼痛不休。猶屬證實脈虛之候。斷不可用麻黃湯發汗。以蹈虛虛之禍也。然而脈遲不可發汗。究竟何從而知其然哉。蓋脈之動。根于心。而心之血。生于火。心火有餘。則血多而脈動速。心火不足。則血少而脈動遲。今脈來三部俱遲。乃心中之營氣不足。血液虛少。不能充周於脈之故。此所以身雖疼痛。不可用麻黃發其汗也。况汗為心液。若脈遲而誤汗之。則心液大傷。即心血愈虛。心陽愈亡。而脈遲愈甚。身痛愈劇也。故脈遲身疼者。宜用小建中湯以和之。更加黃芪甘溫以補之。則營氣充足。血脉暢達。而身痛自愈矣。

論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

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解見前

此條言風寒兩感。營衛同病。經氣俱傷。所以一身皆疼痛也。其脈浮緊無

汗煩躁者。可與大青龍發表清裡。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乃少陰亡陽之候。斷不可服大青龍湯也。若誤服之。則陽亡于外。而四肢厥逆。陽亡于內。而筋肉惕。此為大逆。須以真武湯救之可也。

論曰。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証者。大青龍湯發之。解見前。此條言太陽傷寒。無少陰裡証。雖身不疼痛。而但覺乍輕乍重者。亦可以大青龍湯發之也。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証仍在者。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脈浮緊。為麻黃証之的脈。無汗發熱。周身疼痛。為麻黃湯之的證。所以八九日。疼痛不解。仍當用麻黃湯汗之。汗之。若身外之疼痛雖微除。而身內之煩熱轉重者。是又得陽明少陽之氣化。合并為熱。欲從衄解之候也。

論曰。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痊。

此條言瘡家誤汗成痊。勿得以身疼痛。而妄汗之也。

按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痊者。內經云。諸痛瘡瘍。皆屬心火。心火和平。則血脈流通。而瘡瘍不生。心火熾盛。則血脈凝泣。而瘡瘍頻發。是則瘡瘍之作。皆由心火太過。心血不及所致也。故素患瘡瘍之人。精液久虧。榮筋養骨之血。既虛于內。膿汁過多。充膚熱肉之血。復耗于外。夫內外之精血交傷。即身中之筋脈不和。不傷于寒。身體固是疼痛。既感于寒。身體亦是疼痛。苟不知疼痛屬虛。誤用麻黃汗之。微持疼痛不休。而且精血愈見損傷。筋脈愈不柔和。將不至身體強直。手足抽搐。而其痛不已也。此所以素患瘡瘍之家。精氣久敗。血液大虛。不但無太陽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之表証。不可用麻黃湯發汗。以再耗其精血也。審矣。雖有太陽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之表証。亦不可用麻黃湯發汗。以重竭其精血也。抑又斷斷然矣。倘醫者不知瘡家不可峻發其汗。竟誤用麻黃湯峻發瘡家之汗。致精血益受其傷。則筋脈彌失其所。

養將見精不淫于脉中。必轉背脊反張之勢。血不榮于筋。外定變頸項強急之形。而成其頭面獨搖。手足俱搦之症証矣。

論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裡。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裡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解見前。

此條言傷寒誤下。疼痛之表邪未解。下利之裡証續起。勿得拘于先表後裡之常法。宜先用四逆急救其裡。後用桂枝緩解其表。則陽復陰退。表裡胥和矣。

論曰。病發熱。頭痛。脉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裡。宜四逆湯。

此條言太陽表病。得少陰裏脉。既汗不差。則當憑脉以救裏。不可舍脉以顧表。蓋裏和則表自解。勿得以疼痛不休。而專救其表也。

按發熱頭痛。脉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裡。宜四逆湯者。太陽以寒為本。陽為標。故病在太陽標。則不惡寒而發熱。太陽經脉起目內眦。上額交巔。入腦下項。抵腰。至足。循身之背。故病在太陽經。則頭痛身疼也。是則發熱屬太

陽標病。頭痛身疼。為太陽經証。証既在表。脈即當浮。今不浮而反沉。是以太陽表證。而得少陰裡脈。此邪氣雖實于表。實正氣已虛于裡。若按太陽少陰表裡兼治之法。既用麻黃附子細辛湯發之。而頭痛身疼之表邪。仍然不罷。更用麻黃附子甘草湯和之。而頭痛身疼之表証。依然不差。是可知標陽淺露。發熱乃外現之假熱。本寒深藏。脈沉為內伏之真寒。不可據證舍脈。用桂枝湯。當救其表。必須棄証憑脈。以四逆湯急救其裡。藉非然者。陽從陰化。必變厥陽亡陽之逆。慎勿謂病在太陽。無可溫之理也。

論曰。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

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秘。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此條言風寒溼三氣相搏之病。特詳申其脈証。以切指其治法也。但須分兩截看。自風溼相搏至桂枝附子湯主之。作一截。言風溼相搏于外也。

自其人大便秘。至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作一截。言風溼相搏于內也。

按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桂枝

附子湯主之者，是得傷寒病，過經不解，至八日復當陽明主氣之期，及九日，又直少陽主氣之候，宜從少陽之樞而外出也。乃寒召風至，相搏于肌膚之內，以致血脈受傷，則四體疼痛，風挾溼來，相得于肌腠之間，以致筋脈不和，則一身疼痛。夫風欲行而溼阻之，遂使筋脈脹急，體欲掉動而不得，溼欲去而寒留之，益令血脈凝泣，身欲轉側而不能，故不能自轉側也。且風被溼阻，溼為寒留，惟搏擊乎膚表，弗橫擾于胃中，則風不挾寒，肆逆胃口，則不嘔。溼不祝風，縱橫胃府，則不渴，故不嘔不渴也。經曰：風則虛浮。又曰：脈來濡者，為病寒溼。今寒傷肌膚，風溼即入而搏之，風襲肌腠，寒溼又從而拊之，風寒溼邪，互相搏拊于肌肉腠理之中，以致肌肉腠理中之脈道不利，故脈浮虛而濡也。是則憑脈以辨証，據証以言脈。脈浮虛，主在表虛風也。脈濡，主在經寒溼也。身體疼痛，屬風也。不能轉側，屬溼也。此風多于溼，互相搏擊於外，而不搏聚於中，宜與桂枝附子湯主之。桂枝固衛祛風，附子溫經除溼，甘草和中，生姜解表，使在表之邪，仍從表分而散也。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枝加

白朮湯主之者。若風寒溼合為一家。外搏肌肉之分。身體亦既見其疼痛。而煩煩矣。乃又由肌肉內搏乎中焦膏油。以致脾被溼傷。不能為胃行其津液。而大便復見其結硬。且風寒溼共為一家。外搏腠理之間。身體既不能自轉側而重著矣。乃又從腠理內搏乎下焦膜網。以致下焦陽虛。不能為膀胱約其小便。而小便更見其自利。此溼多於風。既互搏于外。復相搏于中。則非桂枝附子湯所能治。須於桂枝附子湯中。去桂枝。加白朮。以溫脾燥溼。溼邪一去。則風無所憑。寒失所依。而諸證自解矣。總之風溼相搏于外。外則風勝于溼。治重在風。風為天之陽邪。必主桂枝之辛以化之。風溼相搏于內。內則溼勝于風。法重在溼。溼為地之陰邪。必主白朮之苦以燥之。若謂苦燥之品。益令大便硬。小便利者。是不知脾家喜燥惡溼。溼傷脾。則不能輸其津液。還入胃中。此所以大便硬。小便利。轉去解表之桂枝。而加補中之白朮。理固然矣。

論曰。風溼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氣短。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辛附子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寒風傷衛。則汗出惡風。不欲去衣。溼停為水。則小便不利。身體微腫。風溼深入。則經脈脹急。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自己業不能動。若他人近之。則其痛更劇也。當用附子桂枝。振其衛陽。白朮甘草。燥其脾溼。緩而行之。使風去而溼不留。諸証全瘳矣。若祛之太猛。筋節未必驟開。風溼未必俱去。反遺後患。有斷然也。

按桂枝附子湯。去桂。加朮湯。甘草附子湯。均治風溼之主方。但桂枝附子。是從外驅邪之表劑。去桂加朮。是從內撤邪之裡劑。甘草附子。是兼顧內外之表裏劑也。

論曰。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少陰腎中生陽之氣。不外周于一身。故身體疼痛。腎中生陽之氣。不旁充于手足。故手足寒冷。腎中生陽之氣。不徧行于骨節。故骨節疼痛。腎中生陽之氣。不充貫于經脈。故脈沉不舉。宜用附子湯。補命門之火。溫坎中之水。俾生陽漸復。則脈不下沉。而諸証悉瘳矣。

按附子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皆是治少陰寒化之劑。而有出入之不同。內經曰。少陰之陰。其入于經也。從陽部注于經。其出者。從陰內注于骨。麻黃附子甘草湯。主治發熱脈沉。無裏証者。是從陽部注于經也。附子湯。主治身體痛。首節疼。脈沉者。是從陰內注于骨也。從陽外注于經。乃表熱裡寒。病從外來。故溫而兼散。從陰內注于骨。乃表寒裡虛。病從內出。故溫而兼補。此虛實不同。即補散迥異也。

論曰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溢而長者為欲愈。解見前。

此條言太陰中風。風淫末疾。故四肢煩疼。脈若陽大而陰滑。則邪盛而內陷矣。今陽不大而微。陰不滑而濇。則邪不盛。不內陷矣。然陽微陰濇。雖則邪氣不內陷。又恐正氣將大虛。而其痛亦不能自愈。要必微濇之中。而又兼見長脈者。乃知微濇是邪不盛。不是正氣虛。長是正氣足。故不嫌其微濇。乃為欲愈之候也。

論曰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

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少陰有水，復有氣，小便不利，四肢沉重，自下利者，水也。腹痛，四肢疼痛者，氣也。蓋氣欲行而水阻之，乃為痛也。夫氣生于腎，布于肺，而其鬱，又賴肝木疎散之性，以達之。必肝木不舒散，乃得鬱遏而為痛。故用姜、附、苓、朮以治水，而必加芍藥以泄水氣而止痛。可知水氣各自為病，則不痛，水氣相合為病，究未有不痛者也。

論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肝挾腎水之寒，肆逆于內外，上下以致上下內外之生陽俱脫，而反見假熱之象也。但此證四逆，與少陰四逆，所以同中有異者，則在內拘急，四肢疼二証，蓋二証皆是腹內之膜，為寒凝結于中，四肢之筋，被寒束縛于外也。夫筋膜當統屬於肝膈，故同是四逆，而此則屬乎厥陰也。

論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裡宜四逆湯，攻表宜桂

枝湯，解見前。

此條言厥陰寒邪下利。既有腹脹滿之裡証。復有身疼痛之表証。宜先用四逆湯溫裡。後用桂枝湯攻表。蓋寒分表裡。治有緩急。不可拘定先解表。復攻裡之常法也。

論曰。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裡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而愈。

此條言太陽底面。便是少陰。若少陰裏氣虛。須扶少陰之裡氣。以助太陽之表氣。使陽津外達。陰液內充。自然汗解。不可誤下誤汗也。

按脈浮數。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裡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而愈。是謂脈浮而數。為病在表。法當發汗。汗出則愈。不可妄下也。若妄下之。以致外傷其衛陽。內傷其腎陽。則一身重滯不舉。且使下動其腎水。上剋其心火。則心下悸動。不寧。勢所必至也。若再用麻黃湯發其汗。則在下之腎陽愈傷。而愈洩。愈洩則愈不能化膀胱之水。微特在外之身重不能休。在內之心悸不得止。而且必

是邪熱陷于三焦，干犯乎少陽之府也。蓋乎少陽之府，上將肺臟，下將腎臟，官屬決瀆，職司水道。其經行身之側，今熱邪客於三焦之間，鬱閉水道，則水道既不通乎內外，決瀆即失其權于上下。故權失於上，無以將肺，則肺不能調水于上，遂使身半以上之水，瀰沒于胸脇膈膜之間，權失于下，無以將腎，則腎不能化水于下，必致身半以下之水，滲溢于腰腹肌體之際，此一身上下內外，被水壅瘀，則營衛不行，所以一身盡重，不可轉側也。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者，是謂表裏錯雜之証，宜主攻補錯雜之藥，故用柴桂解未盡之表邪，芩黃攻已陷之裏熱，人參薑棗補虛和胃，茯苓半夏利水生津，且更加龍骨牡蠣鉛丹之性澀質重，以收斂神氣而鎮驚，俾內外和諧，則半表半裡之邪俱解矣。

按此條身重，乃陽經溼熱之身重，非陰經寒濕之身重也。若以誤下後，津亡血瀦，陽氣不能宣布，致變成陰經寒溼之身重，則誤矣。蓋寒溼身重，口不渴，心不煩，裏無熱，故用真武湯。桂枝附子湯，熱濕身重，語謔妄，心煩驚，裏有熱。

故用白虎加蒼朮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他若風濕風溫身重。亦不外兼寒兼熱兩種。故又須隨証加入茯苓半夏大黃黃連以佐之也。

論曰。脈浮宜以汗解之。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解見前。

此言因火致逆。名為火逆。火逆之候。陰血被火內返。不得外出為汗。陽氣隨火工騰。不復下行于足。所以從腰以上半身。得真氣充周。不重着沉滯而痺。從腰以下半身。失陽氣運行。必重着沉滯而痺也。若醫者不察。第以下半身重。竟謂寒濕偏着下體。輒投以薑桂附樸等熱藥。則其害更有甚於火逆矣。論曰。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火泄下。

變為厥逆，腸胃等壞証矣。所以然者，因尺中脈微，微屬腎中之陽氣虛，乃誤下傷其腎陽，故不可復以汗泄之。亦猶大青龍湯之脈微弱，不可服。同一例也。蓋太陽為表，少陰即為之裡。此是少陰裡氣被下而虛，腎中生陽不能化氣，安可復洩少陰之生陽，以發其太陽之表汗哉。須扶少陰之裏氣，以助太陽之表氣，俾表裡之氣俱實，則陽津佈達于外，陰液充足于內，內外之津液調和，便自然汗出而解。如用桂枝加附子等法是也。

論曰：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此條言太陽傷寒，過經不解，因醫誤下，以致三陽同病，將立三陽并治之方，滌腸胃，開肌腠，俾邪仍從半表半裏而解，而為救逆之法也。

按傷寒八九日，下之者，是太陽傷寒，經氣已過，至八日之期，又當陽明主氣，及九日之期，復值少陽主氣，邪猶不解，表尚未盡，惟宜從少陽和之，不可從陽明下之也。乃醫者不知從少陽和解，而反從陽明攻下，遂使在表之邪，乘下後

之虛而內陷也。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者。是邪熱陷于上下二焦。干犯太陽之府也。蓋太陽之府。上在胸中。下屬膀胱。胸為心肺所居。膈膜所布。邪熱入胸中。充斥于膈膜。則膈膜之氣。被熱邪鬱遏。遂復化水。水與熱搏聚于胸膈之間。以致肺氣被傷。不能行其制節。則胸中痞滿。且使心血被損。不得出其神明。則胸中煩驚。膀胱為洲渚所在。氣化所出。邪熱入膀胱。阻撓其氣化。則氣化之源。被熱邪壅塞。不復化水。水與熱互結于膀胱之內。以致膀胱水中之氣。不得循氣街。上行于胸膈。外達于皮毛。且使膀胱氣外之水。因克循水道。下達于廷孔。外出為小便。此邪熱陷于上焦。所以胸滿煩驚。陷于下焦。所以小便不利也。譫語者。邪熱陷於中焦。干犯陽明之府也。夫陽明之府。在腸與胃。胃屬燥土。大腸屬燥金。邪熱客于胃府。與胃府之燥氣相併。則作譫語。邪熱客于大腸。與大腸之燥氣相合。則發潮熱。蓋大腸金氣。外應申酉。故燒熱如水潮之有信。胃府絡筦。上通心主。故言語必譫妄。而不倫。今熱邪不陷大腸。而陷胃中。所以但聞譫語之聲。不見潮熱之狀也。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

此條以身之輕重。驗証之表裡。蓋邪在表之陽分。則身輕易於轉側。邪入裏之陰分。則身重難以轉側。此亦斟酌表裏之一法也。

論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此條言三陽經熱不解。後合於太陽。則為身重也。蓋太陽一經。內連五臟六腑之脂腠。外為週身之網維。邪熱合于其經。故一身盡重也。

煩熱

煩熱心為熱所煩。無時而歇為煩熱。無汗煩熱熱在表。表熱大青龍湯撤。有汗煩熱熱在裏。裏熱人參白虎滅。無汗煩熱吐下後大便雖硬熱未結。熱邪未結于胃府。法宜吐之。梔豉撤。有汗煩熱吐下後大便已軟熱悉結。邪熱悉結于胃府。法宜下之。調胃決。

論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解見前。

此條言太陽有煩躁。少陰亦有煩躁。但太陽煩躁。脈必浮緊。汗必不出。乃表熱內擾而發煩躁也。故以大青龍與雲致雨以解之。倘誤投真武。則有亢陽之悔。若少陰煩躁。脈必微弱。汗必不收。乃生陽上浮而作煩躁也。故用真武湯。煥土制水以救之。設誤服青龍。不無亡陽之虞。是則煩躁一證。陰陽互關。投劑若差。危殆立見。為醫者焉可不辨。及毫釐也哉。

論曰。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執。時時惡風。大渴。占

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入參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熱結在裏。是熱結在肥肉裏面。瘦肉表面。以致表裏間之絡脉。俱是熱邪充斥。故熱邪從絡脉外達皮毛。則通體反惡風。背間微惡寒。熱邪從絡脉內通腸胃。則口中乾而渴。舌上燥而煩。宜用白虎辛涼之劑。以清之。勿得偏執惡風惡寒之情。竟投以附子等辛熱之藥。致大枉人命也矣。論曰。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胸中。是指肺系以下。膈肉以上。肺與心主色絡所居之全部也。蓋經云。肺為相傳之官。主制心火之太過。今心火太過。肺金清肅之氣。不能制乎其間。以致膈間煩熱。熱甚氣壅。故胸中窒塞不通也。梔子花白子赤。秉金水之氣入心。有似肺金制心火之象。况實中又有膈膜之形。故當主膈上心間色絡之治法也。

論曰。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此條言太陽病。發汗後。有陽氣微。而轉屬少陰。為虛証者。以太陽少陰相

表裏也。有陽邪感。而轉屬陽明。成實証者。以太陽陽明遞相傳也。

按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者。人身之汗。資始于腎。資生於胃。大會于肺。總統于心。上行于胸膈。外達于皮毛。苟皮毛通暢。即寒熱頓解。焉有發汗之後。反見惡寒發熱之情哉。抑知太陽病。發汗後。有傷心腎之陽者。有傷胃府之陰者。若傷心腎之陽。則太陽本寒之氣。遂轉屬於少陰。而為惡寒之虛証。故汗後惡寒者。乃心腎陽虛陰盛之候也。若傷胃府之陰。則太陽標熱之邪。遂轉屬於陽明。而成發熱之實証。故汗後發熱者。乃胃府陰虛陽亢之証也。今發汗之後。不惟不惡寒。而且但發熱。是因汗出過多。以致胃中乾燥。而為胃家實之熱証也。法當以調胃承氣湯。調和胃氣。則胃中之熱得除。而身外之熱自解矣。

論曰。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發汗後煩熱不解。是邪從肌肉膏油中。蒸入胃府。故以調胃承氣湯主之也。

論曰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詳見前

此條言汗吐下後微發煩熱係邪熱傷膜網中之水津致水津不灌注腸
中故用小承氣湯以調和小腸及膜網中之熱氣也

論曰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
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此條言陽明胃實之証須憑脈之虛實以辨表裏以施汗下不可概與承
氣湯也

按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屬陽明者是謂陽氣亢於內不
得陰氣以承之則病人為熱所煩故見煩熱之情也若得陰氣以承之則周
身澀然汗出而煩熱即解矣設不惟不解而又增出如瘧之狀有一定之候
每至日晡所當中酉旺時發熱而不息寒者洵屬陽明胃家之實証也脈實
者宜下之脈還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者脈來指下

有力為沉實脈脈來指下無力為浮虛脈若脈浮虛則可汗不可下誤下則孤陽立亾若脈沉實則可下不可汗誤汗則殘陰暴脫故診其脈沉實者為病在裏乃陰虛陽亢之候可與大承氣泄之於內若診其脈浮虛者為病在表屬陽虛陰盛之証惟宜桂枝湯解之於外蓋煩熱如瘧之証要必以脈為憑不可以証為據醫者勿得以日晡所發熱而遽認為陽明胃家之實証而概下之也

胸中煩心中煩虛煩實煩

熱傳胃中胸煩熱熱入心中心煩寃熱結胸膈實煩屬熱擾心君虛煩端未經發汗吐下見是為傳經之熱干胸中煩而不作嘔小柴胡湯和解安心中煩而不得卧黃連阿膠清補完胸滿心煩猪膚湯心煩喜嘔小柴胡湯陽明胸中滿而煩是為實煩調胃宣傷寒心中悸而煩是為虛煩小建中已經發汗吐下見是為內陷之熱干飢不能食胸煩滿吐以瓜蒂煩滿寃起卧不安心煩滿主以枳撲煩滿弱胸煩多嘔枳殼薑心煩少氣枳殼甘實煩心下按之硬調胃承氣實煩按虛煩心下按之濡枳子豉湯虛煩損

論曰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居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小柴胡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少陽司相火之職三焦為行水之府或火不下降上合於心色則心中發煩或水不下行上逆于胃則胃上發嘔或但火合於心色而胸

中煩而水不上逆於胃則不嘔。故少陽為水火遊行之府。所以有或煩或嘔之候也。

論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解見前。此條言少陰心中之血。被火擾動。不得安靜。故心中煩。而不得臥也。論曰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此條言少陰熱邪充斥於中。而成逆上注下之候也。

按少陰病者。是少陰脈微細。但欲寐之病也。下利者。是營熱之邪。奔注於二腸。而下利也。咽痛者。是營熱之邪。循經迫結于咽喉。而作痛也。胸滿者。是營熱之邪。循經壅塞于胸中。而為滿也。心煩者。是營熱之邪。循經擾亂其神明。而發煩也。內經云。手少陰之脈起心中。上扶咽。下絡小腸。足少陰之脈循喉嚨。扶舌本。注胸中。是以營熱之邪。動於少陰經脈。凡經脈所過之處。無不下迫而為利。上逆而為痛。為滿為煩也。猪膚湯主之者。是取白粉穀精之氣。以和中止利。猪膚滋膩之液。以潤燥生肌。白蜜茅香之汁。以清熱解毒。使水陰隨

熱下注。不得上升而滿胸。心煩咽痛等証悉解矣。

論曰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解見前。此條言肌肉通胃。胃絡通心。故大煩胃屬燥土。熱與燥合。故大渴。陽明多血多氣。故脈來洪大。主以白虎加人參湯。取人參氣寒補水。以制火味甘補上。而生金。使金神得權。而炎帝退位矣。

論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利。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主之。

此條是陽亢而反亡陽。乃亡陽中之變証。故先辨陽亢亡陽之証。謂其初宜從治以招來之用。甘草乾薑湯。繼宜正治以調和之用。芍藥甘草湯。終宜逆治以攻克之用。調胃承氣湯。又恐人誤認此証為虛寒亡陽。持借証之曰。若轉發其汗復加燒針。以致四逆者。乃為虛寒亡陽之候。宜四逆湯。

與上文所云陽元止陽之証迥不相同也

按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是太陽傷寒從標陽化為熱邪熱邪外客於肌腠以致肌腠中之衛氣受傷不能為營之固遂往外迫湊而脈浮且使肌腠內之營氣被損不得為衛之守遂往外滲出而自汗且邪熱內容于小腸挾小腸之火不蒸膀胱則膀胱被火所迫而小便頻數協小腸之火上熏心主則心主被火所擾而心中煩熱况夫內之鬱熱漸盛即外之惡寒漸微外之惡寒愈微即內之鬱熱愈重熱愈重則血愈耗血愈耗則脉愈急脉愈急則脛愈攣故身外微有惡寒之情即脚下不無攣急之狀其與桂枝証脈浮自汗雖同心煩脚攣則異宜用苦寒之劑清裏勿以辛熱之藥解表庶不致誤于人序例所謂其人陽盛桂枝下咽則斃不可與桂枝湯也審矣乃醫者不知與桂枝湯証同中有異竟視為桂枝湯証異中之同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不可與而強與之究未有不誤治變逆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姜湯與之以復其陽者是

得桂枝辛熱之藥。以致陽亢于內。反止於外。而四肢便見厥逆。復便陽亢于內。徑容于上。而咽中愈見乾燥。更令陽亢于內。相陽于中。水不得上濟。而心中煩熱。火不得下交。而身外躁擾。且俾陽亢於內。不降于下。微特水入而吐逆不已。即不水入。亦吐逆不已。當其初時。驟投以苦寒之劑。則拒格不納。純投以辛熱之劑。亦拒格不納。惟宜同氣以招來之。用乾薑炮黑。變辛為苦。倍甘草以緩其勢。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從治之法。復其陽。庶幾陽可得回也。若厥愈足溫。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者。若得甘草乾薑湯。即見厥逆回。手足溫。則陽復于內。不止於外矣。然外陽雖回。而內陰太竭。又宜正治以調和之。用芍藥之甘緩。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滋陰血以退陽。熱陽熱一退。陰血即生。則筋有所養。其脚即伸。豈猶有拘牽之患哉。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是前此素蘊之亢陽。與辛熱之藥毒。留伏于陽明胃府。以致胃氣不和。由絡攻心。所以心神慌亂。言語譫妄。有非苦甘化陰之品。所能去者。終宜逆治之法。以攻克之。故少與調胃承氣湯。用大黃之

苦寒。芒硝之鹹寒。甘草之甘緩。蕩滌其遺熱。而譫語自止矣。若重發汗。復加燒鍼。四逆湯主之者。若是太陽本寒。合少陰標寒為病。則陽氣素虛。不可發汗。設醫者一誤再誤。重發其汗。以致汗不止而止陽。復加燒鍼。更逼其汗。而亡陽。遂成虛寒。止陽之証。夫虛寒止陽者。究非以上陽亢止陽之三方所能治。又當用四逆湯。開陰。迎陽歸舍。斯為合法。蓋此虛寒亡陽之証。實與陽亢亡陽之治法。大相懸殊。於此可見。亡陽譫語者。斷不可用四逆湯也。

論曰。問曰。証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脰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脰掣。病証象桂枝。因加附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止陽故也。厥逆咽中乾。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脚當溫。脰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脰伸。以承氣微澹。則止其譫語。故病可愈。

此一條。詳申上條。誤治變逆。隨証變法。復陽救陰。除邪安正。以施從治。正

治逆治等法。曲盡其妙。特設為問答。以明之也。

按問曰。証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問曰。上節所謂脈浮自汗。便數。心煩。惡寒。脚摩之証。本象陽旦証也。按陽旦法。用桂枝加附子治之。病反增劇。反見四肢厥逆。咽中乾燥。脚脛反加拘急。言語又見譫妄。此何故也。師言此似陽旦病。而實非陽旦証也。醫者不知。誤作陽旦証。施以陽旦湯。治非其法。則元陽無依。反致飛越於外。而四肢厥逆。殘陰受傷。不能營養其筋。脚脛拘急。必夜半陽氣復回。手足當溫。陰氣復還。兩脚當伸。後果如師言之不爽。敢再請曰。師究何以知此証似陽旦。而實非陽旦耶。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摩。病証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止陽故也。答曰。是以其脈知之也。蓋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邪之診。大則屬陰虛之候。風邪上挾心包之火。則生微熱。陰虛不養肝臟之筋。則脚摩。病雖象桂枝証之發熱。惡寒而踈曲。然而兩脛拘急。實則非桂枝的

証也。醫者誤以為象桂枝証中之陽旦証。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其汗出。是大誤也。蓋此証象桂枝陽旦。而實則陰虛陽亢之風熱証。今以附子溫經。桂枝出汗。反逼其陽氣外越。所以得湯便見厥逆。止陽故也。厥逆咽中乾。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腳當溫。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故病可愈者。是謂得陽旦湯。便外見四肢厥逆。內見咽中乾燥。究非虛寒。止陽乃陽亢。反致止陽之變証。外雖陽氣飛越。而厥逆不復。內則陰液潛銷。而熱邪實盛。蓋熱邪內陷陽明。結于胃府。從絡上攻於心。則神煩志亂。由膽下合於肝。則言譫語妄。當此元陽業已外止。殘陰復欲內脫。救陽救陰。極難措手。何則。陰虛於內。原不常用乾薑。然以陽止於外。更要瀆用乾薑。故飲甘草乾薑湯。以從治之。夜半天之陽生。而人之陽氣亦還。兩腳當溫。厥逆當愈矣。然外之陽氣既回。兩腳雖得溫和。而內之陰液太竭。兩脛猶覺拘急。重以芍藥甘草湯。以正治之。使之復其陰液。則筋得所養。兩脛即伸矣。夫然後陽得所招徠。不止於外。陰獲

其化育。不竭於中。當此陰陽俱存。乃可以逆治其熱。用調胃承氣湯。令大便微微溏泄。以止其譫語。蓋殘陰孤陽。初回復時。不可大泄下。要必如此曲折進退。微和胃氣。則其病可愈也。若不如是。曲折進退。竟大下之。則甫復之陰陽。又必隨之。而俱脫矣。于以見此病。虛中揆實。受証反法。極其難治。苟能進退曲折。如此施治。究未有不愈者也。此仲聖示人競業之意。有志醫學者。誠宜細心玩索矣。

論曰。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脉浮數者。可更發其汗。宜桂枝湯。

此條推廣桂枝湯。能解汗後虛煩。能有泛應曲當之妙也。

按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脉浮數。可更發汗。宜桂枝湯者。是太陽頭痛項強。

惡寒無汗之傷寒病。服麻黃湯發汗。服湯之後。汗出身涼。表邪已解。迨至半

日許。復發熱而煩。是膚表之邪已解。而肌裏之邪不去也。脉雖仍見麻黃証

之浮數。不見桂枝証之浮弱。究非麻黃諸証有未罷。實是肌肉之邪猶未解。

蓋肌肉內合胃府。邪從肌肉入胃。胃絡上通心。遂擾動君火之氣而發煩。夫

煩之一証。洵非麻黃湯所能治。可更易麻黃湯之。後。而用滋陰和陽之法。啜粥以發其汗。故宜主以桂枝湯。外解肌肉。內止其煩也。

按桂枝湯本治煩。服後外熱不解。而內熱更甚。則曰反煩。麻黃証本不煩。服湯汗出。外熱初解。而內熱又發。則曰復煩。服麻黃湯復煩者。固可更用桂枝。此活法也。服桂枝湯復煩者。不可更用麻黃。此又活法中之定法矣。蓋服桂枝湯不解。有再服桂枝之法。服麻黃湯不解。無再服麻黃之理。司命者。誠不可粗忽于其間也。

論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証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解見前。

此條言少陽三焦膜中之火。逆于胃府則嘔。合于心色則煩。燒灼于膈間。則心下痞急。究非小柴胡所能解其熱。必用大柴胡乃可泄其火也。

論曰。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此條言三焦上合心色。心色主血。血虛則神無所附而悸。悸甚而煩。乃發

汗後之虛悸虛煩也。

按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小建中湯主之者。是太陽頭痛項強。惡寒無汗之傷寒病。過服麻黃湯發汗。汗雖出于膀胱之水。源則本乎色絡之火。膀胱之氣化過多。色絡之血液必少。至于二日之間。在表之邪雖解。及乎三日之期。在裡之虛証漸起。蓋三日當少陽主氣。少陽三焦。上合色絡。色絡主血。血被汗耗。無以養心中之神。則神失所附。麗而自悸。悸甚不得安寤。而發煩也。此煩屬陰虛。悸為陽弱。法宜小建中宮。平補陰陽。君桂枝補火以生土。佐餘藥補脾以化穀。穀精運則陰陽和。陰陽和則煩悸止矣。

論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瀕吐之。宜瓜蒂散。解見前

此條言色絡之火鬱于膈上則煩滿。肝臟之寒動于膈下則不食。總因邪在胸膈間。但吐去膈中之寒邪。而色絡與肝兩皆暢達矣。

論曰。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起臥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下後遺熱于心。則心煩難卧。心又移熱于胃。則腹滿難起。起卧不安。與反覆顛倒之虛煩不同。法宜心腹兩解。故用梔子治煩。枳朴洩滿也。
 論曰。太陽少陽并病。而反下之。或結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解見前

此條言太少誤下。邪陷中焦。心下結硬。阻隔標本水火之氣。不得交會于中土也。故火氣不逼于中土。獨亢于上。則水漿不下。水氣不交于中土。獨盛于下。則下利不止。是則水注下。火逆上。其人所以心煩也。

論曰。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條言太陽傷寒。從標化熱。鬱于肌肉。由絡入胃。而為口渴。心煩之証也。

按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者。是太陽傷寒。從

標化熱。熱鬱肌肉。肌肉屬陽明。陽明之上。燥氣主之。而太陽標熱。遂合陽明

燥氣。由絡入胃。終于口。屬於心。燥熱即盛于胃中。大熱即無于身外。所以

不見身熱自汗。而惟見內之口渴。心煩也。况太陽循身之背。陽明循身之面。

燥熱之邪。併於陽明。則陽明之燥氣內盛。而口中日形其燥渴。即太陽之熱氣不大。而背間微覺其惡寒。從可知太陽之惡寒甚微。即陽明之燥熱彌盛。故主白虎以清解在內之燥熱也。

論曰。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此条下利。全是三焦不能為腎家行其決瀆。以致水走腸間。不入于三焦膜中。則膜中少陽之火。不得水以涵之。遂上逆於肺而作欬。下擾于胃而發嘔。且膜中少陽之火。既失水以濟之。更外迫于口而作渴。內逼于心而發煩。蓋膜中有火無水。則不能化氣升津。所以欬嘔渴煩。而不得眠也。故主以猪苓湯。引水復行故道。入于三焦膜中。使膜中之水。化氣升津。之升液布。則欬嘔渴煩自止。而下利亦不作矣。

論曰。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姜豉湯主之。此条言汗吐下。傷其三焦之氣。以致少陰之水。火不交。而為虛煩之証也。

按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梔子豉湯主之者。是謂少陰君火。居於上焦。少陰腎水。居于下焦。而中焦脾土。為之交通。若既汗之。而復吐之。亦既吐之。而更下之。汗吐下後。上中下三焦。俱被所傷。是以上焦之君火。不能下交于腎。下焦之腎水。不得上濟于心。以致腎水獨居于下。不與心中之陽氣相偕。則心陽盛。而煩不得寤。心火獨居于上。不獲腎中之陰精相偶。則心陰虛。而煩不得眠也。若晝夜不得眠。已至於劇者。必反去覆來。寢不安枕。顛上倒下。卧不着席。煩之至乎其極。自覺心中甚不爽快。而不勝懊懣懷憾。真有莫可奈何之情狀者。當主梔子豉湯。以梔子色赤入心。味苦性寒。導心火下交於腎。豆豉色黑入腎。氣香性浮。引腎水上交於心。則水火交濟于中。而諸煩自解於外矣。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是汗吐下後。中焦被傷。脾氣虛少。不能交運于上下。以致上下不交。水火不濟者。又當於梔子豉湯中。加甘草以調和中焦。強健脾氣。即內經所謂交陰陽者。必和其中是也。若嘔者。梔子生姜豉湯主之。若是汗吐下後。胃陽被傷。中氣

不和。邪氣不降。逆擾胃口。而作嘔吐者。又當於梔子豉湯中。加生姜以煖胃。鮮穢降逆止嘔也。

論曰。太陽病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可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澹。此非柴胡証。以嘔。故知極吐下也。鮮見前。

此条言太陽病。過經不解。十有餘日。或留于陽明之分而化燥。則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作痛。或留于太陰之分而化溼。則大便反見澹泄。而腹中微滿。且燥溼相搏。即脾胃不和。故胃氣不和。則必從絡上入于心。脾氣不和。亦必循脈上注于心。此所以心中鬱鬱微煩也。是則或涉陽明而成實。或涉太陰而為虛。虛實難定。疑似莫決。必須審病人先時有自欲得吐得下之情。而後快然者。此胃家之實証也。可與調胃承氣湯。微和胃氣。若先時無自欲得吐得下之情。猶屬太陰虛候。斷不可與調胃承氣湯也。假若但欲作嘔。而無心下溫之証。但胸中作痛。而無鬱。微煩証。但微見澹泄。

傷寒心法
而腹中無脹滿証。此且非柴胡証。又何敢遽認為承氣証乎。然則承氣的証。究從何處而得其病情乎。實以其溫之欲嘔之故。即知先時有自欲極吐極下之病情也。甚矣。問証之不可不講究也。

論曰。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証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病在太陽。得少陽陽明之氣化。遂合并為熱。以致陽盛而發煩也。論曰。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解見前。

此條言陽明病。不因吐下。而心中煩熱者。乃胃絡通心。燥與熱合。致胃氣不調。宜與調胃承氣湯和之也。

論曰。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姜湯主之。此條言傷寒中。有太少標本水火不交之梔子乾姜湯証。被醫誤下。傷其中氣。又當配乾姜。以予中焦之陽氣。仍用梔子。以解內外之煩熱也。

按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施子乾姜湯主之者。是謂傷寒病中。有太少標本水火不交之。施豉湯証。法當用施豉交通水火。俾水火既濟。則身熱去。而煩不發矣。乃醫者不知用施豉湯。反以丸藥大下之。丸緩留中。中氣被傷。既不能交通水火于外。外之身熱。熱不去。復不得交通水火于內。內而心煩。于焉頻來。煩因熱不去。熱令煩頻來。夫煩熱之不退。由大下之。其止當受施豉正法。配以辛熱之乾姜。以予中土之陽氣。而止滯泄。仍用苦寒之梔子。以交上下之水火。而解煩熱也。

論曰。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也。然則加龍骨牡蠣湯主之。解見前。

此条言太陽傷寒。邪氣錯雜。表裏未分。被醫誤下。虛其裏而傷其表。以致邪陷陽明。則胸滿譫語。邪陷少陽。則煩驚身重。釀成三陽同病。特立三陽並治之方。滋陽明之燥。助少陽之拒。俾其病仍從太陽之開。而外出也。論曰。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痙。各

火逆也。欲自解者。必當先頭。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解見前。

此條言誤灸微之病形。按以下必重着而痺。並及未灸前自愈之脈証。必須先煩乃得汗出而解也。

論曰。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乘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解見前。

此條言因火而致煩逆。血必難復。將終其身。為殘廢之人也。今世之醫。不用火攻等法。而端以麻桂辛熱等藥。劫取其汗。致散脈中之血。其宜火攻。為更劇也。

論曰。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者。此為吐之內証也。此條言不當吐而吐之。則傷上焦君主之氣。而為內煩之証也。

按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為吐之內煩也。是謂太陽表病。法宜汗之。不當吐之。而竟吐之。亦既吐之。而太陽

未有不反乎其常情也。但太陽氣之為病。原當有惡寒之情。即太陽經之為病。亦當有惡寒之情也。今誤吐之後。反不有惡寒之情。然微特不有惡寒之情。而且轉有惡熱之狀。第見揭去衣被。直欲推而遠之。不欲擁而近之者。胡為如此其煩也哉。此不當吐而吐之。傷其上焦。若主之氣。以致陽神無所附屬。而為吐後之內煩也。

論曰。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姜湯主之。詳見前

此條言既汗復下。則陽氣外泄。水飲內動。以致三焦上下內外。皆是寒水之氣。閉錮充塞。而火不得外發。遂內返于心。色。是以心中發煩也。

論曰。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并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針。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瞤者。難治。令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詳見前

此條言太陽汗下致傷。陰陽之氣而成症。究不可更用燒針。若復加燒鍼。

以助陽。則火氣因攻于胸而為煩也。

論曰。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九日。心下痞硬。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

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解見前

此条言吐下之後復發其汗。汗為心液。心液被傷。故虛煩也。

論曰。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硬而

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熱結。但

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硬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此条言上下水火不濟。以致雷鳴下利。心煩乾嘔。實由胃中虛。不能為

之交通故也。

按傷寒中風。醫反下之者。是太陽病。或傷寒。或中風。俱應汗解。不當下奪。乃醫

者不從而汗之。反從而下之。下之。則中土受傷。胃中必虛矣。其人下利。日數

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者。是誤下之後。中土既虛。不能交通腎臟之水于上。

以致水不上濟而下注。故其人腹中響音。如雷之鳴。下利不止。完穀不化也。

心下痞硬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者。是誤下之後。中土大傷。不能交通。心藏之火于下。則火不下濟。而上炎。故其人心下痞滿。如石之硬。乾嘔不已。心煩不安也。醫者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者。是醫者不知心下痞硬之故。由心腎不交於中土。水火不濟於心下所致。第見其心下之痞滿不通。謂是邪熱之原病不盡。而復以他藥下之。吁。一誤為甚。再誤莫堪。則下者日見其益下。上者日見其益上。而心下益不得水火以交通之。必其痞較前益甚也。此非熱結。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硬也。甘草瀉心湯主之者。此心下痞滿。本非可下之實熱。結聚心下。但以一再誤下。以致胃中空虛。客熱之氣乘虛內陷。上逆心下。故使心下愈硬。必令胃中愈虛也。夫虛者宜補。特用甘溫之草。參。姜。半。以補虛。客者宜除。必藉苦寒之黃連。黃芩。以瀉熱。故主以甘草瀉心湯。于以見泄熱之品。得補中之力。而其用乃神也。此所謂交上下者。必調其中是也。

論曰。病在太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澀之。若灌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弥更益

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蚊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証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此条言因冷水濕灌。不結于胸膈中。而結于皮肉之間。乃水熱外聚。為蚊蛤散証。因冷水濕灌。不結于皮肉間。而結于胸膈之中。乃寒實內結。為三物小陷胸湯証。

按病在太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濕之。若灌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弥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服蚊蛤散者。是病在太陽之表。應以汗解之。醫者反以寒冷之水。從其外而澆之。濕之。復以寒冷之水。從其內而飲之。灌之。其身外之熱。既被外之冷水相却。不得外出。皮毛復被內之冷水相却。不得內入。膈膜遂止于肌肉之間。欲進于內而不能。欲退于外而不得。當此進退兩難之際。故肌肉之內。弥見更熱。而益煩也。且寒水之氣。與客熱之邪。互結于肌肉之間。而突起粟粒。是熱邪與冷水。不結于軀殼內之胸腹中。而結在軀殼外之肌肉間也。惟其熱在軀殼外之肌肉間。而肌肉通胃。故意欲飲。

水。熱不結于軀殼內之胸腹中。則胃中無熱。故反不渴。與但欲漱水。不欲飲水同意。蓋但欲漱水。是熱在經脈。不在胃中。此意欲飲水。是熱在皮肉。不在胃中也。故用味鹹質燥之蚊蛤為散。以滲利肌肉中之寒水。熱邪而軀殼外之粟粒。仍然起而不退。即肌肉中之水。熱依然結而不解。又宜與行皮肉。利肌膚之五苓散。以散皮肉間之熱。利肌膚中之水。俾水熱之邪。外散而下出也。寒實結胸。無熱証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者。若是因冷水灌之于內。漬之于外。熱邪已去。寒水獨留。不外結于皮肉間。而內結于胸膈中。是為水寒實邪。結于胸中。既無發煩之情。又無欲飲之意者。又當專溫其裏。與三物小陷胸湯。或白散方。以桔梗開肺氣。貝母解胸結。巴豆溫散寒實。而破水飲。葯力雖竣。亦可與服。服後不利。進熱粥一杯。助巴豆之熱勢以行之。服後過利。進冷粥一杯。制巴豆之熱勢以止之。則胸中寒實之邪自散矣。

論曰。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此條穀是病在胃中。疸是病在膜腠。膜腠之水。既不清利。胃中之穀。又不銷化。則壅滯蒸發。遂成黃疸。黃疸之候。食難用飽。則微煩。蓋胃絡通心。食停胃中。則心氣阻遏。故微微發煩也。

論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解見前。

此條言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必有未盡之燥屎。與久停之宿食所致。宜大承氣湯。以推陳致新也。

論曰。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此條言邪在胸前之膈膜中。故胸中滿。循膈上僭入心。故心中煩。不在陽明之胃中。故不可吐下。若吐下傷胃之陽。則膀胱之水。上凌而悸。傷胃之陰。則心包之火。飛越而驚。

論曰。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不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解見前。此條言發汗譫語。其邪轉屬于胃也。蓋少陽三焦膜腠之中。為水火往來。

之路。發汗則水外泄。而火內盛。故合于陽明之燥。而發譫語。若汗後。陽明胃不燥。則清和而愈。此胃無燥熱。不與三焦合邪也。若胃不清和。而有燥熱。合于三焦。從胸膈上入心。色則煩矣。然亦有陽隨汗泄。內動水氣。而悸者。總皆發汗傷其水火之所致也。

論曰。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此條言溼熱之邪。入于太陰。繫在膏油。膏油之色。原帶微黃。溼鬱熱蒸。則更發黃。若小便自利。則溼不鬱而熱不蒸。故不發黃。然小便利者。大便易於結硬。雖不發黃。又恐合陽明之燥。而為煩。且不大便矣。乃至七八日。雖暴煩。頗似陽明之燥。但大便不結。且下利日十餘行。則煩固非胃家之實証。而利亦非脾家之虛候。乃脾家氣實。能自去其腐穢也。病必自止。有斷然者。

論曰。少陰病。脈緊。七日。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

雖煩下利。必自愈。

此条言少陰陰寒之証。得陽熱之氣化而解也。

按少陰病脈緊。七日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者。是少陰寒氣凝結于內。以致衛氣拘束於外。不得舒散。故脈來裏絞而緊也。且少陰陰氣閉錮于中。以致陽氣隔絕于外。不能旁達。故手足厥冷不溫也。及七日後。至八日間。而少陰陰寒之邪。得陽明燥熱之氣以化之。如日出冰消。人則忽然自利。陽回氣復。脈亦暴微不緊也。蓋自下利。則寒氣不凝結于內。即衛氣得舒散于外。故脈反變緊而為微。况自下利。則陰氣不閉錮于中。即陽氣能旁達于外。故手足不厥而反溫。此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乃少陰得陽明之氣化。其病為欲解也。大凡陽氣暴回。則煩。堅冰得煖。則下。今雖發煩與下利。乃戊癸合化。生陽漸復。必定自愈也。

論曰。少陰病。惡寒而踈。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解見前。

此条言水寒于下。而火浮于外。是水雖病。而火尚在。引火下交于水中。則

愈也。

論曰。少陰病。下利。脉微者。與白通湯。下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胆汁湯主之。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此条言少陰下利。脉微。乃腎臟之生陽不升。宜與白通湯。以啟陷下之陽。若下利不止。反見厥逆無脉。乾嘔發煩。非藥不對症。是陰寒盛極。驟投熱藥。反拒格不納。又須遵熱因寒用之法。于白通原方。加入尿膽汁。以破拒格。服後。脉不微續而暴出。乃燈光回斂。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論曰。吐利。發汗。脉平。小煩者。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此条言霍亂之証。吐則傷陽。利則傷陰。陰陽俱傷。臟腑新虛。不勝穀氣。所以脉雖和平。而煩猶小發也。然治此病。當以胃氣為主也。經曰。得穀者昌。失穀者亡。蓋以人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也。

按吐利發汗。脉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是謂吐利之病在內。若先發汗。俾從外解。恐傷胃中之精氣也。今按其脉。尺寸俱平。是外邪已解。而內氣和

也。但猶有小煩之候者。乃食入于胃。濁氣歸心。一時不能淫精于脉也。蓋以吐利初愈。臟腑新虛。不能勝受胃中之穀氣。是以小煩也。苟穀氣足。經脉充。胃氣復煩自止矣。

論曰。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此条言病後以胃氣為根。胃氣以穀氣為本。若胃虛不任穀。當損穀以養胃。蓋損穀即是納穀之基。所謂以少許勝人之多許也。

按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者。是病人兩尺兩寸。不沉不浮。不大不小。不遲不數。實為脉已解也。夫脉既解。而其病亦必與之俱解矣。然而日暮之時。正值陽明氣旺。猶見微發煩熱。何哉。蓋以大病新差之人。強與以穀。脾陰胃陽之氣尚弱。一時不能消化。以致穀停胃中。故令微發煩熱也。欲治此者。不必用枳椶查麩等藥消之。祇須減損其穀。少少與之。則胃氣漸能納受。脾氣漸能消磨。而微

煩之病。即與脉而俱解矣。

煩躁

心擾不寧謂之煩。身動不安謂之躁。熱擾於內則心煩。熱動於外則身躁。祇有心煩無身煩。祇有身躁無心躁。邪在三陽心發煩。邪在三陰身作躁。三陰身躁心不煩。三陽心煩身不躁。邪氣欲解則復煩。邪氣轉盛則暴躁。由陰出陽則多煩。去陽入陰則多躁。躁為三陰之死候。躁極不煩是凶兆。煩為三陽之生機。煩極不躁乃吉兆。但煩不躁固可治。先煩後躁亦可療。但躁不煩固不治。先躁後煩亦不療。躁為陰邪。躁極煩。陰盛格陽固煩躁。煩為陽邪。煩極躁。陽盛格陰亦煩躁。躁與三陽煩同見。便為陽熱之煩躁。煩與三陰躁同見。即是陰寒之煩躁。中風輕者則但煩。中風重者則煩躁。傷寒微者亦但煩。傷寒甚者亦煩躁。煩躁六經病俱有。太陽少陰多煩躁。太陽經為真陰標。太陽病故多煩躁。少陰經為真陽本。少陰病故多煩躁。少陰煩躁則少煩。陰盛格陽故多躁。厥陰煩躁則多煩。陰盛鬱陽故少躁。煩躁未經汗下見。多屬陽盛。陰虛召煩躁。已經汗下見。多

屬陽虛陰盛。召陽虛陰盛，何以辨？夜間嗜卧，日煩躁，陽盛陰虛，何以別？日間安靜，夜煩躁，六經煩躁各不同。表裏陰陽，須考校。中風之脈，反浮緊，不得汗出而煩躁，主以大青龍湯汗。是邪在表作煩躁。繞臍作痛，有燥屎，不得大便而煩躁，主以大承氣湯下。是邪在裏為煩躁。火熨其背，令汗出，熱邪入胃作煩躁，主以人參白虎湯。^清此由火劫致煩躁。內有嘔渴外無熱，夜安靜而日煩躁，主以乾姜附子溫。此由陽虛致煩躁。況微吐利，手足冷，其人欲死而煩躁，主以吳茱萸湯降。此由陰盛發煩躁。煩躁，順証既指陳，煩躁，逆証特訓誥。若或結胸証悉具，其人煩躁，死期到。發熱下利，見厥逆，躁不得卧，死可悼。少陰吐利發煩躁，四肢逆冷，死不療。惡寒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死可吊。少陰自利復煩躁，不得卧寐，死可料。

論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得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解見前。此奈言煩躁，由不汗出所致，乃邪熱內擾，無從外出，與少陰之煩躁不同。

當主以大青龍湯發表清裏。若汗出而煩躁者。則不可服。大青龍湯。苟誤服之。陽必亡乎外。而手足厥逆。陽止于內。而筋肉惕。也。

論曰。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証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煩躁。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

此條係屬兩段。自首至解之。熏之。為上段。是陽明有熱。鬱于肌肉中。乃汗不出。而閉其火。故面色正赤。當小發其汗以解之。解之不盡。仍以藥氣熏之。自發汗不徹。至末為下段。是少陽膜腠內有水氣。游移不定。乃汗不出。而留滯為水。故其人煩躁短氣。痛無定處。按之不可得。總由汗出不徹所致。當更發其汗則愈也。

論曰。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

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此條言汗下之後。止其陽氣。而為煩躁也。但此煩躁不得眠。與陽亢煩躁無異。要必辨其日間煩躁。夜間安靜。乃屬陽亡于外之煩躁。非陽亢於內之煩躁也。復必辨其內無嘔渴。乃屬陽氣外亡之煩躁。非熱邪內入之煩躁也。又必辨其外無表証。乃屬元陽不復之煩躁。非表邪不解之煩躁也。更必辨其脈來沉微。乃屬陽虛于裏之煩躁。非陽實于裏之煩躁也。且必辨其身無大熱。乃屬陽衰于表之煩躁。非陽盛于表之煩躁也。假令身有大熱。則恐是陽盛于表之煩躁。尚未可斷為陽衰于表之煩躁也。假使脈不沉微。則恐是陽實于裏之煩躁。尚未可斷為陽虛于裏之煩躁也。假使其外有表証。則恐是表邪不解之煩躁。尚未可斷為元陽不復之煩躁也。假使其內有嘔渴。則恐是熱邪內入之煩躁。尚未可斷為陽氣外亡之煩躁也。假使其夜間煩躁。日間安靜。則恐是陽亢于內之煩躁。尚未可斷為陽亡于外之煩躁也。故必日間煩躁。夜間安靜。不嘔不渴。外無表証。脈來

沉微。身無大熱者。乃可斷為止陽之煩躁。可徑投以回陽之薑附也。仲聖辨証之細。類皆如此。讀者須逐句玩索。庶乎其有得也。

按下之後。復發其汗者。是既下之後。陽已止於內矣。復發其汗。陽又止于外矣。晝日煩躁不得眠者。晝日為天之陽。陽虛之人。欲援天之陽氣以相救助。而不可得。故晝日煩躁不得安眠也。夜而安靜者。夜屬天之陰。陰盛之人。一得天之陰氣。則相安于陰分。而不與爭。故夜而安靜也。不嘔不渴者。是內無嘔渴之熱証。知其非熱邪傳裏之煩躁也。無表証者。是外無熱身痛之表邪。知其非表邪不解之煩躁也。脈沉微者。沉主在裏。微主氣虛。乃陽氣虛于裏也。身無大熱者。是身無大燒熱。體不溫煖。乃陽氣虛于表也。乾薑附子湯主之者。是主以辛熱之乾薑。以回臆中之陽氣。辛溫之附子。以回腎中之陽氣。俾上下內外之陽氣。皆得回復如初。則煩躁自止。設使不急復其陽氣。則陽氣先絕。斷然不可救矣。

論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此條言太陽誤施汗下。致傷少陰水火之氣。因之水火離隔。而發煩躁也。按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茯苓四逆湯主之者。是太陽為病。已發其汗。病固當解。而反不解。若又下之。病亦應解。而仍不解。然不惟太陽之病不解。且忽增出手少陰心臟之煩。足少陰腎臟之燥者。何哉。夫煩者。陽不得遇陰也。躁者。陰不得遇陽也。蓋以太陽底面。即是少陰。既因太陽誤汗。傷其心液。復因太陽誤下。傷其腎液。以致少陰心腎之液俱傷。則陰陽水火之氣。澤上下離隔。不得交濟于中土。是以發生煩躁也。法當主以茯苓。人多助心主以止陽煩。姜附甘草。補腎臟以定陰躁。俾陰陽和水火濟。煩躁止矣。

論曰。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此條須分兩截。自首至胃和則愈為上截。言發汗後。津液外泄。胃中乾燥。以致心不交腎而煩。腎不交心而躁。渴欲飲水者。與水則愈。不可誤服五苓散。自脈浮至尾為下截。言汗大出。陽氣外泄。氣海之中。無火蒸水。水不

化氣。無氣生津。以致小便不利。消渴不止者。宜主五苓散。化氣以生津也。按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者。是太陽病。發其汗。汗大出後。陽明水穀之津液已竭。故胃中乾燥也。夫胃為陽土。乾燥于中。則心中之血液。不得下交于中土。腎中之氣澤。不得上交於中土。則中土梗塞。遂使心不交腎。則煩。腎不交心。則躁。煩躁之極。甚至不得安眠。即內經所謂胃不和。則臥不安者是也。胃中津液。水之類也。今內水被汗耗竭。欲得外水以自救。祇宜少少與之水。以飲之。灌之。使胃中得天一之精。而滋之。潤之。則胃中不乾。氣和則愈。此固當與水以滋乾。切不可利水以生津也。審矣。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與五苓散。主之者。是汗大出。以致鼻間吸入太陽之氣。不能從肺歷心。偕心火下交于腎。竟隨汗外泄。故身有微熱。而脈亦隨陽氣外越而浮出也。且汗大出。以致鼻間吸入之太陽。隨汗外泄。不得從肺歷心。扶心火下入胞室。熏蒸膀胱。是以膀胱之水。不得心火下交。既不能化氣上行以生津。故上則消渴不止。復不得水質下

洩而為溺。故下則小便不利也。蓋人口所飲之水漿。從三焦油膜。下入膀胱。有似釜中儲水。以待火也。鼻所吸之陽氣。從肺歷心。下抵胞室。有似釜底添薪。以煎水也。是故心火下交膀胱。而膀胱之水。乃化為氣。上行生津。外達為汗。下出成溺。今因汗大出。陽氣外泄。則胞室之中。無火蒸水。是以水不化氣。則津不生。溺不利。故主五苓散。以桂枝導心火。下交于水。以化氣。白朮升津。二苓澤瀉利水。俾氣化津升。溺利熱除。而煩渴自解矣。

論曰。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上條言汗後邪未解而煩渴。此條言汗後邪已解而煩渴。煩渴雖同。邪解則異。邪解縱異。煩渴實同。蓋均係發汗後汗大出。心腎之陽。隨汗外泄。不得下潛胞室。薰蒸膀胱。則膀胱之水。不能化氣生津。以上達。遂上為煩渴之証也。故皆主以五苓散。用桂枝導心火。下交膀胱。令膀胱水化為氣。氣化為津。而煩渴自解矣。

按發汗已。脈浮數。煩渴。五苓散主之者。是發汗之後。表邪已隨汗解矣。夫表邪

既解。脈當浮緩。而反浮數者。乃是汗大出後。膀胱之陽氣隨汗外越。故脈不浮緩。而反浮數也。且表邪既解。心當安泰。口當和潤。而反心煩口渴者。亦是汗大出後。膀胱之衛陽外泄。不得下注膀胱。因之水不化氣。則津不上布。故仍見心煩口渴之象也。故亦主以五苓散。化氣布津。津升則渴止。氣布則煩去。而脈亦不數矣。

論曰。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為欲解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惡風。大便硬。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解見前。

此條言火劫取汗。以致火熱入胃。胃中水竭。遂下傷水陰之氣。而躁上動。君火之氣而煩。中亡胃中之津。而發譫語也。

論曰。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刺

傷寒心法
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
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解見前。

此條言大攻危証。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俱屬邪熱亢盛。真陰立止
之象。恐非藥力所能勝。必察其人小便尚利。乃一綫殘陰。亡而未亡。猶為
可治之証。如其不利。治亦罔效矣。

論曰。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為火逆。解見前。
此條言以火劫汗。火邪下逆。其人清血。是指火邪直入血室言。何則。膀胱
生於油膜之上。油膜中一大夾室。即血室也。夫膀胱之氣。與血室之血。合
同而行。是為營衛。營血外出。則居于肌肉之分。衛氣外出。則居于皮毛之
間。傷寒邪熱。從皮毛之氣分。入網膜而內侵膀胱。則為水閉水結諸証。從
肌肉之血分。入油膜而內侵血室。則為蓄血下血等証。即推之唾血衄血
各証。亦是邪熱從肌肉血分。內侵油膜。干近心肺使然。與下血祇上下之
別。此証與熱入血室。熱結膀胱。蓄血等証。皆是火邪下逆。血室所致。醫者

究不得執內經陰絡傷則便血一語。漫謂下血諸証。概係傷及陰絡。而不
干乎血室也。

論曰。火逆下之。因燒針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誤火。則陽亢于上。誤下。則陰陷于下。陽亢于上。不得遇陰。則煩。陰
陷于下。不能遇陽。則躁。故取龍牡抑亢。陽以下交于陰。取桂枝啟陰氣。以
上交于陽。更取甘草之多。以資助中土。中土健運。則上下交通。而煩躁自
平矣。

論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
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
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懣。舌上胎者。宜梔子豉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自陽明病。至身重。言熱在陽明肌肉。及內之油膜間也。若但外發皮
毛之汗。則津液外泄。邪熱內入。遂變為譫語之候也。夫邪熱在肌肉。若再
加燒針。必變為筋脈怵惕。手足煩躁之証也。且邪熱在肌肉膜中。若誤以

傷寒心法
為在胃中而下之。則胃中空虛。邪熱之氣。動於膈膜之中。併于胃絡。以上乘心。則為懊懣。宜梔子豉湯。導火熱以下降。引陰液以上升也。

論曰。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証。煩躁心下硬。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硬。後必溏。未成定硬。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解見前。

此條須分兩段。自首至與承氣湯一升為上段。言脈弱之人。當顧其虛。雖有煩躁心下硬之証。亦不可攻。惟宜用小承氣和之而已。自若不大便。至末為下段。言小便少者。雖有煩躁心下硬之候。亦未盡為結硬。不可攻之。須審其小便利。屎乃純硬。方可斷為燥結。以大承氣湯攻之也。甚矣大承氣之不可驟用如此。司命者豈可盪浪于其間哉。

論曰。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作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解見前。

此條言病人經期已過。不解大便。環繞臍之左右上下作痛。痛甚則煩躁。拒按者。為有燥屎之候也。當以大承氣湯。斟酌下之。

論曰。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煩躁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解見前。

此條言少陽三焦膜網。全與三陰各臟相連。若外無大熱。而其邪熱從膜網入心包。則煩。入腎中則躁。蓋三焦之膜。發于腎系。上生胸膈。又從胸膈。循膈子。上生心包絡。故邪熱能從膈膜。而內入心腎也。

論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此條言先天水火之氣。雖賴後天水穀之精以資生。而後天中土之氣。尤賴先天水火之氣以交會。斯無吐利厥冷煩躁等証也。

按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主之者。是謂手少陰心主血。血脉下行。以交于中土。足少陰腎主氣。氣澤上行。亦交于中土。中土屬脾胃。血液與氣澤。交會于脾胃。脾胃強健。遂生膏油。以化水穀。水穀腐熟。津液上歸五臟。糟粕下出二腸。上無嘔吐之患。下無泄利之灾。外能灌溉四旁。令手足

常溫內克交通上下。俾水火既濟。抑何自手足有厥冷之狀。煩躁極欲死之情哉。今手足少陰俱病。心中之血液不得下交于中土。腎中之氣澤不能上交于中土。則中土之膏油不生。即胃中之水穀不化。上逆則嘔吐不止。下亂則泄利不休。故吐利交作。則中土大虛。夫中土既虛。則不能灌溉手足。故手厥足冷。且中土既虛。更不能交通心腎。故心煩腎躁。煩躁之甚。竟至欲死。乃水自水。火自火。陰陽欲合而不得合。心腎將離而猶未離之候也。藉非用大辛大溫之吳萸。則不足以救數絕之陽。而陽即立止。更非佐沖和之人參。則不足以安中氣。而中氣不運。且非使和胃之薑棗。則不足以行四末。而四末不溫。故於不治之証。求諸陽明。主以吳茱萸湯。俾煩躁欲死者。得絕處逢生也。論曰。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此條言少陰病吐利。已屬上逆下崩之証。躁煩又為陰脫陽離之候。更加以四逆。其陽絕矣。不死何待哉。

按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是謂吐利屬脾胃。躁煩屬心腎。心腎為先天。脾

胃為後天。後天脾胃。實賴先天心腎。一氣一血。相交于大腹油膜之間。化生膏油。膏油能薰吸水穀。則無上逆下崩之患。若膏油不薰吸水穀。則上逆而為吐。下崩而為利。吐利俱屬脾胃失職。實則心腎不相交。而水火離決也。故火自火。而離決于上。則陽不得遇陰而煩。水自水。而離決於下。則陰不得遇陽而躁。躁煩之極。則先天之生陽已絕。不克復交中土。即後天之元陽莫續。固自旁達四末。故四肢逆冷者。乃先後天俱脫之候。究未有不死者矣。論曰。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脉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此條言少陰陰氣充塞。陽氣銷亡。有陰無陽之死候也。

按少陰病者。是少陰陰寒為病也。四逆者。是少陰心腎之陽氣。被寒邪閉塞。不能旁達于四肢。故四肢逆冷而不溫也。惡寒而身踈者。是少陰心腎之陽氣。被寒邪鬱遏。不得外布於周身。故周身惡寒而曲踈也。脉不至者。是少陰心腎之陽氣。被寒邪銷亡。殆盡不得充貫于脉。故脉不至也。不煩而躁者死。是少陰心腎之陽氣。被陰寒耗散。絕而不復。亡而不反。故毫不見陽煩之象。而惟

見陰躁之形。乃純陰無陽之候。忽呈陰極似陽之狀。如燈小油多。火將淹滅。冥作閃爆之聲。遂燼落烟消矣。故不煩而躁者。必定主死無疑也。經曰。靜則神藏。躁則消亡。蓋躁則陰藏之神外也。亡則死矣。

論曰。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此條言少陰陰寒內逼。陽氣外越。故主死也。

按少陰病者。是少陰陰寒為病也。脈微細沉者。人身之脈。下根於腎氣。上本乎心。心血。心血被陰寒鬱遏。不能充貫于脈中。則脈如絲而細。腎氣被陰寒阻塞。不得暢達于脈外。則脈似無而微。且心血腎氣被陰寒之邪閉錮。腎氣不載。心血外達。心血即隨腎氣內伏。則其脈微細而沉。故脈微細沉者。乃心腎之陽氣大虛。不克充周乎經脈也。但欲臥者。欲臥之情。亦根於腎中之氣。本乎心中之神。心神腎氣。每至寅時。大會于肺。從肺晝行于陽。二十五度則人起。夜行于陰。二十五度則人臥。臥時則不欲起。起時則不欲臥者。乃心腎之陽神。

能遊行于晝夜。故夜無欲起之情。晝無欲卧之狀也。今腎中之陽。與心中之神。俱被陰寒之邪。壅閉于其間。既不得晝行于陽。二十五度。所以晝但欲卧。而不欲起。復不能夜行于陰。二十五度。所以夜但欲起。而不欲卧。故陽神不得內入。則但欲起。而不欲卧。陽神不得外出。則不欲起。而但欲卧。故但欲卧者。乃心腎之陽神內困。而不得外出也。汗出者。人身之汗。亦下根于腎氣。上本乎心血。心血被陰寒阻滯。不能外達于肌肉。則肌肉之間。既無營以守。中腎氣被陰寒閉鬱。不得外布于皮毛。則皮毛之際。復無衛以護外。外既失其所護。則汗自出。內不得其所守。則汗不固。故汗自出者。乃心腎之陽氣甚衰。不能捍衛乎皮毛也。不煩者。夫煩固本乎心陽。而實根于腎陽。蓋地下黃泉中之生陽。上發則為天陽。天陽積而為日。則熱生。人身兩腎中之生陽。上發則為心陽。心陽積而為熱。則煩發。故煩雖本乎心陽所發。越而煩實根于腎陽所發生。腎陽被陰寒壅遏。已不能上生心中之陽。則煩固無自而發生也。心陽被陰寒鬱閉。又不能下得腎中之陽。則煩更無從而發。越也。故不煩。雖是

心陽不振于上。實則腎陽將衰于下也。自欲吐者。吐雖屬中土。失職。實則心腎不交所致也。蓋心主血。血脈下行。以交于中土。腎主氣。氣道上行。亦交于中土。則中土強健。膏油充足。胃能納受。脾克銷磨。又焉得有欲吐之情哉。今心中之熱血。被陰寒阻遏。不得下交于中土。腎中之陽氣。被陰寒鬱閉。不得上交于中土。則中土困憊。膏油虛乏。胃既不能納受。水穀脾又不克銷磨。水穀水穀雖入。而自有欲吐之情也。故自欲吐者。乃心腎之氣血水火。不能交會于中土也。至五六日者。五六日之間。為少陰主氣之期。其病不解。尚非不死之候。亦非必死之候。乃生死一大閘頭也。自利者。亦雖中土失職。實則心腎之陽氣。被陰寒離隔。不能交會於中土。故中土下崩而自利。較前之中氣上逆。而欲自吐者。其病為更甚也。蓋前有欲吐之情。不過陽氣將止於上。而今日見自利之証。實是陽氣已絕于下也。復煩躁者。心為離火。中含坎水。腎屬坎水。中含離火。離火不下潛於腎。而上併於心。則煩。坎水不上濟于心。而下過于腎。則躁。是燥則陰盛。陽離之象。而煩則陽亢。陰脫之候。較前之陰得

過陽而不躁。陽獲過陰而不煩者。其病為痿篤也。蓋前日之不煩。不過是腎陽不溫于下。不能上發而為心陽。遂因之心陽不振於上。不能外越而為心煩。猶未至陰陽脫離也。今復煩而且躁者。實是腎陽已離于下。心陽復脫于上。心腎不相交。而水火離決之候也。不得卧寐者。心腎之陽神。晝出于陽則醒。夜入于陰則寐。今陰寒入臟。陽神被逼。晝固常出于陽。使不得卧。夜亦不入于陰。令不得寐。以致晝夜常醒。而不得須臾卧寐。較前之但欲卧者。其病為猶深也。蓋前日之但欲卧。不過是心腎之陽神。被陰寒鬱閉。受困于內。猶未飛越于外。今則晝不得卧。夜不得寐。實是心中之神。被寒邪相迫。無所歸。而飛揚于外。腎中之陽。被寒邪相逐。失所依而散亡于外也。死者。是前欲吐。今且利。陽已止于中焦矣。前不煩。今轉躁。陽復止于上下矣。前欲卧。今不寐。陽更止於內外矣。陽虛擾亂而不安。陰盛轉加而不已。又焉有不死者乎。故必定主死無疑也。

論曰。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比熱除也。

欲得食。其病為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此条須分兩段。自首至病愈為上段。言厥輕熱微者。乃可小便利而自愈也。自厥嘔至末為下段。言厥深熱深者。胸脇必煩滿。其後陰尤必便血也。蓋此條雖皆是外厥內熱之証。而有輕重之不同也。

按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為愈者。本論云。厥微者。熱亦微。是謂在內之熱邪若甚少。其外之厥逆亦甚微。但見指頭帶寒。而手冷不至過掌。足冷不至過跗也。惟其外之厥逆甚微。故其內之熱邪甚少。亦祇是默默不欲食。不嗜飲。且祇是微微而發煩。而作躁。決不至熱逆於上而嘔吐。熱盛于中而煩滿也。待至數日之後。或得小便自利。其色清白者。乃決瀆有權。比甚少之熱邪。已從水道下行而除。故三焦得通。即胃氣因和。遂欲得食。或飲。而其病自愈矣。若厥而嘔。胸脇煩滿。其後必便血者。本論云。厥深者。熱亦深。是謂在外之厥逆若甚深。手冷至肘。足冷至膝。即在內之熱邪亦非淺。爛漫入胸。由胸及脇。夫胸脇悉是熱。

邪充滿。即橫擾胃口而作嘔。復上逆心色而發煩。究未有不下灼二腸而便血也。故厥逆甚而嘔吐。必胸脇滿而煩寃者。其後陰尤必下血也。此煩嘔下血為熱深厥深。較之不欲食。為厥微熱微者。其輕重固懸殊矣。

論曰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此條言手足厥陰俱被寒傷。以致上下水火不交。而成死証也。

按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死者。是手足厥陰色絳。既傷于寒。足厥陰肝臟復傷于寒。值六日。厥陰已盡。至七日。太陽來復。竟不得陽熱之化。猶純是陰寒之氣。充塞于上下之間也。故色絳之寒。充塞于上。閉錮心陽。並致心陽欲絕。而熱血不得行于脈中。肝臟之寒。充塞于下。鬱遏腎陽。竟使腎陽欲絕。而元氣不能行于脈外。則脈外之氣既不充。而脈中之血又不足。故脈來而微也。且色絳之寒。充塞于上。閉錮心陽。遂使心陽欲絕于上。不能化生血液。而血液遂不下交於中土。肝臟之寒。充塞於下。鬱遏腎陽。竟致腎陽欲絕于下。不能化生氣澤。而氣澤遂不上交於中土。則中土之氣澤不充。即

胃陽大虛。既不能旁達于四末。中土之血液不足。即脾陽已弱。復不能轉運于四肢。故手足厥冷也。况色絡之寒。充塞上焦。閉錮心火。竟使心火隔絕于上。不得由大腹膜中。下交于腎。肝臟之寒。充塞下焦。鬱遏腎水。遂令腎水隔絕于下。不得從大腹膜中。上交於心。夫水不上交于心。則色絡挾心火而發。煩火不下交于腎。則肝木挾腎水而作躁。故其人煩躁也。然此水火隔絕。陰陽脫離。雖則少陰之死候。實則厥陰所致也。法當灸厥陰榮會關元百會等處。以啟陰中之生陽。而交媾其水火。故灸之而厥即能還者。陽氣漸復。陰氣漸退。其人可生。若灸之而厥終不還者。陽氣外越。陰氣內離。又焉有不死者乎。故必然主死無疑也。

按榮者。行間穴也。在足大指中縫間。會者。章門穴也。在季脇之端。乃厥陰少陽之會。關元在臍下三寸。是三陰經脈之會。百會在頂上中央。厥陰督脈之會。又可灸太衝二穴。在足大指下後二寸陷中。灸三壯。蓋此穴是厥陰脈之所注也。

論曰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上條言厥不達者為死証。此條言厥利而躁不得卧者。雖發熱亦為死証。蓋發熱而利止厥回。安靜嗜卧者。乃陽復陰退之候。故可望其生也。若發熱而利不止。厥不回。躁擾不卧者。乃陽氣外越。陰氣內逼之証。故必歸于死矣。

按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死者。厥陰之熱出于心色。厥陰之厥發于肝腎。蓋肝木扶腎水之寒氣。肆發則為厥逆而利。色絡扶心火之熱氣。肆發則為發熱利止。故厥陰傷寒。熱既發于外。利必止于內矣。夫焉有發熱而反見下利哉。且厥陰傷寒。熱已發于一身。厥必回于四肢矣。又焉有發熱而反見厥逆哉。况厥陰傷寒。既見熱發于外。要惟煩生于內矣。更焉有發熱而反見躁不得卧哉。今厥陰傷寒。既見通身發熱。而反利不止。厥不回。躁不得卧者。是熱之所自發。非色絡扶心火之氣。肆發于血脉肌肉之間。乃肝木扶腎水之寒。肆逆于脾胃二腸之際。逼其腎中之元陽。飛越于身外。故一身大熱。迫

方以正行
五

其腎中之元陽崩脫于中土。故下利不止。夫元陽既崩脫于中土。即不能旁達于四末。故厥逆不回。且元陽既飛越于身外。即不得復返于腎中。故躁擾難卧。此孤陽亦既外亡。則獨陰不能內守。所謂陰盛格陽之候。故主死也。必矣。

懊懷

心中憤憤然無奈。胸中鬱鬱然不通。噎噎欲吐復不吐。煩燥不安。為懊懷。躁身不靜動于外。懊懷此煩擾于中。懊懷不眠。無寒証。惟躁陰陽表裡從從。陽熱分從陰寒。故燥迫不同。懊懷懊懷乃熱留于內。結于胃。或鬱于胸。鬱于胸中從上越。結于胃中從下通。若發汗吐下後。虛煩不眠。病尚鬆。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懷。熱鬱胸。陽明下後。外有熱。手足溫而不結胸。飢不能食。但頭汗。心中懊懷。熱鬱胸。均以梔豉湯主之。涌其鬱熱。自從容。心中懊懷而煩甚。為有燥屎在胃中。下後熱邪結于胃。可以大承氣峻攻。心中懊懷外無汗。小便不利。黃發。躬表邪入裡。結于胃。主以茵陳蒿銷鑿。

論曰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寐。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懷。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此條言汗吐下後。三焦俱傷。以致上焦之君火不能下交于腎。下焦之腎水不得上濟于心。心中遂自覺其不爽快。而發見懊惱懷憾之情狀者。宜

主以梔子豉湯交媾水火調和陰陽陰陽和而水火濟而煩熱懊懷等証
自解矣若脾陰被傷中氣不運不能交通上下又宜加甘草以建中宮也
若胃陽被傷中氣不和不克下行內達更須加生薑以降逆氣也

論曰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
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
客氣動膈短氣煩熱心中懊懷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
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利頸而逆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詳見前
此條言人身胸膈之間為正氣往來之路亦即邪氣出入之門故邪氣徑
從胸膈內犯則煩正氣難從胸膈外出則躁煩躁之極心中懊懷所以然
者邪熱阻于胸前之膜中則水火相結而成結胸故不無懊懷之狀邪熱
阻于通身之油中則水火相蒸而發黃色故亦有懊懷之情醫者必知邪
正水火之理又必知人身油膜之別夫然後能知陷胸其黃証之治法故
仲聖互相發明其示人也深且切矣

論曰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懣者身必發黃解見前

此條言陽明居中土為燥溼所歸故中土健運則燥溼之邪上能隨水穀之津氣外達於皮毛而為汗下得隨水質之餘瀝前出于小便而為溺溼不鬱燥而心中爽快燥不蒸溼而身外潔白又焉有懊懣發黃之情狀哉若中土不運則水火交蒸燥溼之邪既不能隨水穀之津氣外達皮毛而皮毛無汗復不得隨水質之餘瀝前出小便而小便不利以致燥被溼壅鬱蒸于胸前膈膜之內而心中遂懊懣難安溼為燥灼薰蒸于周身膏油之間而身外之黃色勃發故燥溼之氣鬱于中土不獲外越下竭則懊懣內作即黃色外呈有必然矣

論曰陽明病脈浮而紫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動者發汗則燥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懣舌上胎者宜梔子豉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自旨至身重言熱邪在陽明所主之肌肉及內之膜油間也夫邪熱

既外在肌肉內達膜油若但外發皮毛之汗則津液外洩邪熱內入必下傷腎氣而躁擾不寧上傷心血而憤憤無奈且必逆擾心主之神而變為言譫語妄之証也且邪熱在肌肉若誤加燒鍼劫奪其汗則熱傷肌肉必變為筋脉怵惕心神煩亂手足躁擾晝夜俱不得眠之危候也况邪熱在肌肉與膜油之中若誤以為在胃中而下之則胃中空虛各熱之邪氣即動于膈膜之間併於胃絡之內以上乘乎心中則心中懊懷不安舌上胎垢不去者宜主梔子豉湯以交媾其水火也

論曰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懷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

梔子豉湯主之解見前

內經云陽明主蓋是陽明之氣機固不可不蓋不蓋則成外亡內脫上逆下崩之証然不可太蓋太蓋則為外實內滿上閉下結之候若陽明之氣機竟蓋住胸膈之內不交通上下之間雖不成結胸危候要必心中懊懷不安腹中飢餓不食宜主梔子豉湯以啟陽明之闔而交通其上下也

論曰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懣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解見前

此條言陽明誤下邪熱內陷心中懊懣絕似虛煩之梔子豉湯証不得遽與承氣等湯下之須以手按其腹若按之腹軟而不拒按者無燥屎也宜用梔子豉湯解之若按之腹硬而拒按者有燥屎也當以大承氣湯下之

舌胎

舌為心苗。淡紅澤微。筮白色為平人。反是則病。舌生胎候之於舌。莫遁情。紅白黃黑水火判。厚薄乾滑寒熱分。舌心紅紫為熱重。舌心紅赤為熱輕。紅赤滑潤。腎水足。紅紫乾燥。心火深。色赤液多。平涼散。色紫津枯。苦寒清。舌上無胎。是太陽發熱惡寒。是病情。無汗麻黃。開皮毛。有汗桂枝。調衛營。舌胎清白為表寒。表寒身痛骨節疼。寒輕麻桂。各半散。寒重麻桂加附溫。白胎漸厚。傳少陽。寒熱往來。是病情。半表之寒尚還在。半裏之熱猶未成。主以小柴胡和解。或然七証隨減增。舌白一証有寒熱。寒熱二邪何以分。白胎滑薄寒邪淺。白胎滑厚寒邪深。若此陰証脈同見。臟虛寒結溫太陰。主以理中加枳實。溫而開之。白自平。白胎乾薄熱邪淺。白胎乾厚熱邪深。若與陽証脈同見。氣虛液竭清湯明。主以白虎人多湯。清而補之。白不存。白胎若漸變黃色。此為去表入裏行。寒邪入裏化為熱。熱邪轉屬乎陽明。陽明胃府。舌胎黃虛實輕重何以分。黃胎乾厚熱已重。黃胎乾薄熱尚輕。未罷表實三黃解。已入裏實三承傾。未罷表虛桂白虎。已入裏

虛白虎。舌胎由黃而變黑。黑胎乾厚。熱已深。或啟裂紋。生芒刺。此為少陰熱化。成少陰熱。化津乾枯。有虛有實。要分清。虛熱連阿雞子。補實熱。火承氣湯。征舌胎由白而變黑。黑胎滑薄。寒不輕。不啟裂紋。無芒刺。此為少陰寒化。成少陰寒。化舌滑黑。虛實寒熱。宜認真。實用薑附加蔥白。虛用四逆。加人參。厥陰舌卷胎乾黑。此為熱化。白虎清。厥陰舌卷胎滑黑。此為寒化。四逆溫。胎黑不滑。亦不乾。此為寒熱併厥陰。舌卷囊縮。肢厥冷。寒熱錯雜。烏梅黑。為水色。居火部。紅為火。色被水刑。此三陽見為熱極。火反化水。汗下清。此三陰見為死候。水未尅火。百無生。生薑擦之。黑稍退。速用附子等湯。溫舌心焦黑。地紅活。根源未絕。可回春。舌心焦黑。地灰黯。本實先擦。不能生。胎如猪腰。陰已脫。淡紅。宛白。胃氣存。此乃六經舌胎候。參合脈証。察病情。金鏡傳訣三十六。採摘多歧。語弗精。論曰。何謂臟結。荅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細。小沉緊。名曰臟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臟結無陽証。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此條設為問答以明臟結之脉與証乃陰寒之邪結于血室氣海之中本屬純陰無陽之候誠不可用苦寒之劑攻之也

按何謂臟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脉浮沉脉細小沉緊名曰臟結舌上白胎滑難治者問曰人身臟不一腑結非一結結屬何腑腑屬何結其狀奚似其實安在請問其詳願聞其旨腑結真象果何所謂歟答曰腑結之狀如結胸然但結胸為病致犯中土故飲食不進腑結為病不犯中土故飲食如常結胸為病不下部故不下利腑結為病惟干下部故見下利且結胸之脉邪氣聚于胸中故兩寸脉浮病氣結于膈間故兩關脉沉然正氣犹充是于血室之內而血室內之血液不被陰寒鬱遏得貫注于脉中故兩關不見小細與緊之狀也若腑結之脉正氣散于胸中故兩寸脉亦浮中氣虛于膈間故兩關脉亦沉然邪氣推閉結于氣海之中而氣海中之氣澤悉被陰寒壅塞不鼓盪于脉外故兩關即見小細與緊之象也此狀此脉名為腑結腑結外候診在舌上白胎滑者陰僭于上陽錮于下其病難治何以

言之夫臟結之為病非結于五臟之中是結在下焦油膜中之夾室內也蓋下焦油膜之中有一夾室男子名氣海女子名血室而血室氣海外之油膜上通胸脇下通大腸陰寒之邪不上聚于胸前膈膜之內竟下結于血室氣海之中則脾胃無傷所以飲食如故且陰寒之邪結聚于下焦血室氣海之中有時從血室達油膜上逆于胸脇之間則膈間不通所以如結胸狀有時從氣海達油膜下注于大腸之內則大腸不固所以時時下利况陰寒之邪鬱結于血室氣海之內以致血室氣海內之生陽沉淪于下不得循氣街達胸膈將脈管托出于外則脈管遂見向內而沉不能往外而升所以兩寸雖浮空散大而兩關則小細沉緊陰寒之氣固結于血室氣海之中更令血室氣海中真陽埋沒于下因克循氣街布胸中將心陽生發于上則心陽既不振作于內即難宣通于外所以舌上惟見滑白之象胎中不見乾黃之色據此脈狀乃陰霾充塞于上由陽氣閉錮于下而欲啟在下之陽氣以逐在上之陰霾其為治也亦甚難矣將結無陽証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

不可攻也者。是謂腑結之狀。固純是陰寒之狀。而無陽熱之象矣。腑結之脈亦純是陰寒之脈。而無陽熱之診矣。而腑結之証。又豈純是陰寒之証。亦無有陽熱之候哉。大凡氣海有熱。或則發于胸脇之際。而為寒熱相搏于中。且凡血室有熱。或則發于膜腠之間。而為寒熱往來于外。若腑結一証。要皆純是陰寒之邪。結于血室氣海之間。而毫無陽熱之証。故既無寒熱相搏于中。復無寒熱往來于外。惟其內外俱無熱邪充斥。惟有寒氣弱漫。故其人反安靜而不躁動。舌胎轉滑白而不乾黃。夫舌滑人靜。則陰霾之邪。上僭陽位。生陽之氣。下陷陰中。乃陰盛陽裡之候。法當用辛熱之藥。溫之以啟陷下之陽氣。而逐在上之陰霾。斷不可用苦寒之劑。攻之以益在上之陰霾。而損陷下之陽氣。以夭枉人命也矣。

論曰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下。解熱結在裡表裡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解見前。

內經云。胃有大絡。脾有大絡。五臟又皆有絡。謂絡乃行氣行血之道路。在內則

通乎腸胃之中在外則行於肌肉之內此條言熱結在裡是對皮毛之表而言非在胃中乃在肌肉也蓋肌者肥肉肉者瘦肉熱結于肥瘦之間從絡外達于肥肉之裏皮毛之表故見表裏俱熱從絡內通于二腸之中胃府之內故見口舌乾燥煩渴飲水宜主白虎加人參以清陽明之絡脈而表裏之熱火邪俱解矣

論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者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宜梔子豉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分三段尾段言客熱之邪在肌肉及油膜中醫者誤以為在胃中而下之則胃中空虛客熱之氣動于膈膜之內併于胃絡上乘心中則為懊憹上發舌間則生胎垢宜主以梔子豉湯導火熱以下降引水津以上升也論曰陽明病脇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濼然而汗出解也解見前

此條言凡病在三焦膜膈之中則舌色必白現出三焦之本色也故陽明胃中之水與少陽膜中之火互結脇下脇下硬滿以致火鬱于下而不大便水壅于上而反嘔出其舌上有白胎者是為上焦不通必用小柴胡以達胸脇之膜膈則上焦得通水道無阻火路不塞津液遂得流通而大便利胃氣因之和平而嘔逆止且內膜之水道既通則外膜之氣道自暢故身濺然汗出而解也今人以白胎屬寒多致謬誤蓋白胎惟是應在三焦並不以此辨寒熱也故丹田有熱亦云舌上白胎丹田亦是屬下焦之膜中也是則寒熱之分不在胎之白不白而在胎之滑不滑耳

衄血

經絡熱盛迫血行。上出于鼻以衄名。衄有在經在裡殊。不外太陽與陽明。陽明衄血熱在裡。太陽衄血熱在經。太陽發熱脈浮緊。頭痛目暝小便清。其人發煩身無汗。此為太陽欲衄情。陽明惡熱脈長洪。口乾鼻燥食能吞。但欲漱水不欲嚥。此是陽明欲衄情。太陽表實欲作衄。尚未衄者麻桂溫。陽明裡熱欲作衄。尚未衄者犀地清。表實裡熱欲作衄。合上三方加連芩。衄後身涼脈亦靜。熱邪已隨血行。衄後身熱脈仍躁。熱邪尚合衄。血停表實未盡。升葛解裡熱未盡。犀地清。表實裡熱衄未盡。三方合用解陽明。衄家誤汗額上陷。兩目直視眴不能。衄但頭汗身無汗。汗不至是死期臨。

論曰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証仍在。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暝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陰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詳見前。

此條言太陽得陽明少陽燥火之化合併為熱劇者必從衄解也。

按三陽合并為熱之証有從汗解者有從衄解者從汗解者是膀胱之水合腎中之陽化而為氣循氣街上胸脇透膈膜達肌肉以為營之衛是名衛氣若邪氣久留衛分則氣被邪動氣有餘而循徑外越則邪隨氣泄而為汗故得汗而解也從衄解者是小腸之氣導心中之血透膻子穿瘦肉達腠理至肌肉而為衛之營是名營血若邪氣久稽營分則血為邪擾血有餘而循徑外溢則邪隨血洩而為衄故得衄而解也衄之與汗一從氣分解一從血分解是則病解雖同所以解病則異也

論曰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此條言太陽不因陽明少陽燥火之化而標陽之熱鬱于經中亦能逼其經中之血從目內背下出于鼻作衄而解也

按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愈者是謂足太陽膀胱之水下合腎中之氣以外達于皮毛而為營之衛是為衛氣手太陽小腸之火上導心中之血以外布于肌肉而為衛之營是為營血若太陽營分之邪不至鬱閉于內得

從衛氣外泄則脈不浮緊身不燒熱必自汗出而解絕不至迫其在經之血出於鼻而為衄也若太陽衛分之邪不得發越于外竟借營血內擾則脈必浮緊身必燒熱不得汗出而解將必至逼其在經之血出于鼻而為衄也是則太陽標陽之熱不其在經之邪從氣分外洩皮毛作汗而解即從血分上出清道為衄而愈故其脈浮緊發熱無汗能自汗衄者究未有不愈也矣

論曰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此條言素衄之家陰分之血液亦既去亡陽分之氣澤不可再傷方汗保其額之不陷也若再汗以耗其氣澤則額間陰血陽氣兩者俱竭究未有不虛陷也故特以衄家垂戒是見凡失血之家皆不可發汗也

按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者是謂太陽經脈接鼻根陽明經脈扶鼻孔故從春至夏太陽經中之血由背上頭循額至鼻而為衄從秋至冬陽明經中之血由胸上喉扶口至鼻而為衄凡四季衄血之人謂之衄家衄家太陽兩經中之血液俱虛不能貫注于額上惟賴經

脈外之氣澤充實于額間方保額不坑陷故衄家不可發汗也審矣蓋人身之汗資始于命門之火資生于膀胱之水化氣生津內布于胸膈以濡臟腑外達于皮毛以充體膚者也故營分之血液雖耗于內而衛分之氣澤不傷于外則額不至陷下若再令汗出則營分之血液既從衄而竭于經脈之中而衛分之氣澤又從汗而止于經脈之外夫血既竭于中則經脈所過之處已無血以榮之氣又止于外則經脈所循之間復無氣以充之必至額陷而不舉故汗出必額上陷下也且脈中之血液既虛耗于衄而脈外之氣澤又迫促于汗則脈外之衛氣被所裹束不得舒散遂至紋束而緊迫湊而急故其脈緊急也內經云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眥陽明之脈起于目下又云肝開竅于目夫目得血而能視素衄則血虛既不足養肝又不得榮脈則目脈拘急而不柔和發汗則水耗既無以生木又不能活血則目系乖戾而難轉動故直視不能瞬也况三陽之血液既被衄傷不能榮貫于脈中而三陽之氣澤復為汗耗不得充周于脈外則營失所營無以為

衛之營衛失所衛固克為營之衛必至營陰難出衛陽莫入失其常度晝不
得行于陽夜不得行于陰故其人不寐也此為三陽之危証皆氣分之陽
津被傷不能救血分之陰液總見衄家陰分之血液已傷不可復傷其陽分
之氣津也矣

論曰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
身發黃湯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
頸而遠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燥擾捻衣
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解見前

此條言火攻之危證若陽邪盛于陽位猶可乘其勢之欲衄使之從衄而
解若陽邪盛于陰分以致陰分大虛津液乾涸小便艱難者必以猪苓茵
陳等湯探之其人小便若利猶屬可治之証如其不利治亦罔效矣

論曰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此條言陽明本燥之氣鬱于經而為衄也

按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此必衄者經云陽明之脈遠出挾口又云陽明屬胃胃開竅于口是陽明燥熱為病其口中無不乾燥故口燥也夫口外通陽明經脈內達陽明胃府胃府有熱口中固燥經脈有熱口中亦燥但熱在經脈以致口燥者不欲嚥水僅欲漱水以濟之若熱在胃府而令口燥者不欲漱水必欲嚥水以救之今口中乾燥但欲漱出其水不欲嚥下其水可知熱不在胃府而在經脈也內經云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中又云陽明經脈多血多氣今燥熱之邪不在陽明胃府而在陽明經脈陽明經中之氣固多陽明脈中之血亦多血多則熱愈盛氣多則燥愈烈此必迫氣上逆逼血妄行由胸膈入吭嚔出于鼻而為衄也

論曰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發衄

此條言陽明燥氣合外之熱邪并於經脈甚則發衄也

按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則發衄者內經謂陽明經脈內屬腸胃外行肌肉今燥熱之邪鬱在經脈則經脈被燥熱鼓動脈遂往外而浮經脈之邪貴于

肌肉則肌肉為燥邪熏灼熱即向外而發故脈浮發熱也內經謂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中遂出挾口今燥熱之邪循經脈而上乘于口則口被燥熱燥而唾液乾涸且燥熱之邪循經脈而上乘于鼻則鼻為燥熱燥奪而涕液燥竭故口乾鼻燥也內經謂胃脈挾鼻環口又謂胃開竅于口又謂胃主納穀是口外通經脈內達胃府所以進食者也燥在經脈口中固乾熱在胃府口中亦乾口乾不能進食者是燥熱在胃府胃府被燥熱所阻故不能食也口乾而能進食者是燥熱在經脈胃府無燥熱相擾所以能食也故其人能食則燥熱之邪并于經脈也固審矣且其人能食而口又乾鼻又燥則燥熱之邪并于經脈也愈劇矣况其人能食而脈更浮熱更發則燥熱之邪并于經脈也益甚矣燥氣益甚則脈外之氣必為所逼而載血逆行熱邪愈劇則經中之血必被所迫而乘氣妄動究未有不上下清道下注于鼻而為衄也故脈浮發熱口乾鼻燥尚能食者則必發衄也矣

論曰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此條言衄後邪不解之証也衄後脈微而靜燒熱即止為邪已解衄後脈浮而躁燒熱不退為邪未解

按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麻黃湯主之者是謂傷寒之邪鬱在皮膚則皮膚內之衛氣被邪所阻不得外泄遂將脈鼓動于外而浮絞束于中而緊也夫浮緊之脈乃邪氣內盛應以麻黃湯汗之使不久稽營分得從衛氣外泄隨汗而解乃以麻黃之的脈不用麻黃之的方以致皮膚內之邪氣久留於營分之中則血為邪擾邪令血動上千清道因而發衄若衄後脈不浮緊則邪隨衄解固不可復用麻黃耗傷正氣令衄後脈仍浮緊則邪氣遠在不隨衄解仍當主麻黃俾元府得通衄血乃止究不得以衄家不可發汗為辭謂汗後有額陷不舉目直不眴之變蓋彼為正虛此為邪實且素衄尿內因暴衄屬外因內外既別彼此亦判實不相妨也此太陽當汗不汗以致衄後而邪不解此太陽合并熱盛曾服麻黃湯之後而邪隨衄解及太陽本經熱盛未服麻黃湯之前而邪隨衄解是則衄後有即解者有不解者勿得概以

以衄為紅汗漫謂邪無不鮮也

論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此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裡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解見前

此條言衄血一証以頭痛為提綱蓋頭為諸陽之會督脈共太陽脈同起于目內眥下接鼻根若邪熱內盛苦頭痛者勢必迫血下注于鼻而為衄故頭痛有熱不堪其苦大便秘結者乃邪盛于裡當于未衄之前以承氣湯下之且頭痛有熱不勝其苦小便清白者乃邪盛于表須于未衄之前以麻黃湯汗之况頭痛有熱不當其苦二便調和者乃邪從肌腠入于經絡尤宜于未衄之前以桂枝湯解之是則苦頭痛者必衄豈不可于表裏經絡逆其病機而先施其治法哉

按吐衄之路道一從陰經一從陽經故血從陰經并衝任而出則為吐血從陽經并督脈而出則為衄血此吐衄之道路不同也若吐衄之道路經云陽絡傷則吐血陰絡傷則便血此吐衄之道路又不同也然吐衄與便之道路雖則不同

而究其所以致血妄行不循故道要以心中之陰氣不足陽氣獨盛逼其胞
中血海之血出于濁道則為吐血出于清道則為衄血出于穀道則為便血
統主以大黃黃連瀉心湯苦寒下瘀之劑速降其火大降則血不沸騰而上
逆下崩之患自息矣

按欲知衄之重輕須察衄之冷熱衄出覺冷者乃陽明經脈之血其衄為重治
宜黃土湯溫經助陽衄出覺熱者乃陽明絡脈之血其衄較輕法宜瀉心湯
涼血去瘀此冷熱輕重之治法也

吐血

傷寒汗下大致逆邪熱熾盛血沸騰上出于口為吐血吐有陰陽潰脫因少陰但厥身無汗強發其汗溺難行血從口鼻或目出下厥上竭難回春三陽熱盛失汗下或因大逆吐血頻升麻犀地二湯合熱甚須加芩連清若吐不盡血瘀胃胸中脹滿或痛疼犀角地黃將火泄桃仁承氣把瘀行暴吐腐臭為內潰內潰者死不能生吐血過多面唇白名曰血脫分重輕輕者處以聖愈湯重者必須參養營

論曰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此條言少陰腎氣厥于下心血竭于上是名下厥上竭之候然上竭固宜涼劑以救心陰而下厥又宜熱藥以救腎陽相反相妨所以為難治之証也

按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

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者是謂上焦心火化生血液外達肌肉則為營陰下焦腎水化生氣澤外布皮毛則為衛陽衛陽實根于腎陽腎陽下溜不能交會中土即衛陽不能旁達于四肢而四肢發厥腎陽下虛不得熏蒸膀胱即衛陽不得外越于一身而一身無汗此少陰所以有微細之病脈欲寐之病情而見但厥無汗之病狀也乃醫者既不知四肢發厥由腎陽不上升中土斯衛陽不外達肌肉所致復不知一身無汗因腎陽不下溫膀胱斯衛陽不外出皮毛而然而竟以麻黃等湯強發之則肌肉之間皮毛之內毫無衛分之氣澤同受其劫奪祇有營分之血液獨被其強迫微特不能作汗于外而且轉至增熱于內故內熱攻心必動其營分之血從肌腠而逆行上竅然在上之竅道有清有濁究未知果從何道之竅而上出也內經云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繫目系或循經脈從濁道上出于口而吐血或循經脈從清道上出於鼻而衄血或循經脈從目系上出於目而泣血要皆心經之營血被強汗而竭于上也內經云陽氣衰于下則為寒厥陰氣衰于下則為熱厥其

起于必足之下者以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裡也今少陰
但兩脛見厥通身無汗則非陰氣衰于下之熱厥乃陽氣衰于下之寒厥所
以但厥無汗耳而又強發其汗致竭其血是名下厥上竭之証也夫下厥則
屬腎陽將亡固當用熱藥以回腎中之陽而上竭則屬心陰欲脫又宜用涼
藥以救心中之陰若祇用涼藥以救上竭之陰則其下厥相反而需用熱藥
以回下厥之陽又其上竭相妨回陽則陰脫救陰則陽亡故為難治之病也
按少陰上屬心火下屬腎水故每見此上火下水之証凡水火分病則以
寒熱之藥分治之凡水火合病則以寒熱之藥合用之苟能知水火之分
合則無難治之病矣

論曰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解見前

此條言陽盛于內桂枝下咽則吐而熱相衝致傷陽絡其後必吐膿血也

論曰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大而動必咽燥唾血解見前

此條手少陰之脈上膈夾咽火氣循經上攻于咽則咽中乾燥火氣循經

上傷陽絡則絡血外溢宜遵金匱之法主以大黃瀉心湯以瀉火清燥涼血去瘀則解矣

論曰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此條言大下之後既致上下之陰陽俱虛又令上下之寒熱皆實治寒則遺其熱治熱則害于寒補虛必助其實瀉實必益其虛誠為難治之証特立救治之法也

按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者是謂厥陰傷寒至六七日乃由陰出陽之期也粗工不知陰退陽進竟以為大熱不解而大下之夫大下之後虛其在上之陽陽虛既不能鼓動其脈遂使寸口之陽脈往內而沉却後而遲也陽虛復不得旁達於手足竟使兩手厥冷至肘兩足逆冷至膝也抑大下之後虛其在下之陰陰虛即不得充貫于下部遂令下部之陰脈浮分固不

至沉分亦不至也且大下之後逼其心色之火挾上焦陽熱之邪痺着咽喉以致咽喉不利吐唾膿血也且大下之後迫其肝臟之寒挾下焦陰寒之邪陷于下部遂使下部不固泄利不止也是則陰陽之正氣既虛寒熱之邪氣又實誠陰陽不相接之候為寒熱兩相妨之証洵屬難治宜此升麻麻桂以升陽氣而後以苓朮乾薑調其下利此歸芍天蓼以止膿血而更以知母芍藥以利咽喉且石膏性重引升麻麻桂直從裡陰而透達于肌表則陽氣下行陰氣上升陰陽和而汗解矣

大小便膿血

陽經之熱注膀胱。熱邪熾盛傷其營。熱多血少不得蓄。迫走前陰。溺血成。重用八正散兩解。輕以導赤散利行。陰經之熱傳陽明。燥火熱邪傷其營。熱鬱血腐不得蓄。裡急後重。膿血成。輕用黃連阿膠潤。重用白頭翁湯清。日久消脫大便。

血主以桃花溫瀉竅。

論曰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此條淋家誤汗傷及胞中必便血也。

按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者。內經云膀胱者津液藏焉。又云膀胱者胞之

室也。是胞為血海。膀胱為水府。膀胱居胞之外。胞居膀胱之內。而胞與膀胱

雖藏血藏津液之有別。而膀胱與胞其氣要自相通。故有時熱結膀胱逼其

血海之血液自下而為便血。有時熱蓄血海迫其膀胱之水津下走而為淋

濁。故素患淋病之家。膀胱內之水津不得外達皮毛而為汗。患下走前陰而

為淋。淋漓不致則膀胱枯涸。誠不可誤發其汗。以重竭其津液也。若丹發淋

家之汗則津液既耗于淋復竭于汗則膀胱之水津被劫即血海之血液受傷完末有不干及胞中動其陰汁而患便血之病也故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便血有必然者也

論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此條言太陽有氣有經其氣從胸而出入其經挾脊循膂下絡膀胱若病邪從胸脇而入涉于少陽陽明之分則為小柴胡湯証若病邪循脊膂而入自下於太陽之府則為桃仁承氣湯証蓋太陽之府屬膀胱膀胱為胞之室胞為血海居膀胱之內膀胱為水府在胞宮之外內外相連氣血相通熱邪結于膀胱蒸動胞中之血而胞中之血與膀胱之熱相搏于下故其人如狂即經所謂血在下如狂是也然病邪循經外入須先解外之經病然後攻內之府証要必審其少腹結硬手不可近有急欲求通之情狀者乃可以桃核承氣湯攻下之也

論曰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為大逆

此條言太陽病以火劫汗火邪下攻干動血室則必清血蓋下焦膀胱之氣與血室之血合同而行是為營衛營血外出則居于肌肉之分衛氣外出則充于皮毛之間傷寒邪熱從皮毛之氣分入膜網而內侵膀胱則為水結諸証從肌肉之血分入膜網而內侵血室則為下血等証故因火致逆者不惟到經不得汗解而且到經轉致血傷矣

論曰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解見前

此條言人身經氣內外本自相通可因其脈而知其証故脈沉滑者必見協熱下利之証也脈浮滑者必見腸風下血之証也

論曰病人無表裡証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其則消表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

不止必協熱而使膿血也

此條言人身內外膏油肥肉與腸胃皆相貫通邪熱在膏油肥肉中合于胃則為消穀証瘵其血則為瘵血証令於大腸則為下利膿血証然此三証祇在肌肉膏液血間不涉表裡故其人既無頭痛惡寒之表証復無譫語硬滿之裏証也

按病人無表裡証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可下之者是言人身內外皆以膜相連屬膜中有管竅縫隙運行氣血膜上生膏油肥肉通徹表裡今客熱之邪既不在皮毛之外所以無頭痛惡寒之表証後不在腸胃之內所以內無譫語潮熱之裡証而祇在肌肉膏血間邪熱與肌肉相蒸則發熱膏血與邪熱相搏亦發熱發熱之後原應清解若發熱既久至七八日則清之不可勝清解之不能遽解可用調胃承氣以大黃甘草芍藥之入膏油者引客熱之邪下歸腸胃從大便而泄之則邪熱得解而浮數之脈即已也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飢者設使亦既下之脈浮已解而熱勢不休數脈仍

不鮮者則膏油中之邪熱因下而陷入胃中胃中燥氣原能消穀今又合膏油中之邪熱則燥熱相并消化之力愈猛勢必為消穀善飢之中消証矣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者若既下之後亡其津液至六七日不解大便者是客熱之邪不合于胃為中消必結于下焦膏油之間而傷血蓋下焦膏油中之血不被熱傷而化瘀則能濡潤大腸而大便通調若下焦膏油中之血既為熱傷而成瘀不克貫注大腸則大便秘結今熱在膏油致血受傷悉化為瘀微特不注潤于大腸俾大便調和而且結蓄于大腸令大腸閉塞故至六七日不大便必有瘀血宜抵當湯之峻猛以逐其瘀血也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者若既下之後熱邪仍然太甚而脈數仍然不解不因下後而瘀血停滯又因下後而滯下不休其客熱之邪必協合大腸之燥熱損傷腸外之脂膏銷耗腸中之血液以致腸中之血液腐敗腸外之脂膏潰爛此熱相搏迫注肛門而便膿血也總之邪熱在膏油中合于胃則為消穀善飢結于血則為瘀血不便合于大腸則為滯下而便

膿血之見肌肉膏油其腸胃皆相通也

論曰少陰病先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解見前

此條言少陰脈細欲寐之病應見通體皆寒本不通體皆熱今見一身手足皆熱者蓋以心與小腸相表裡腎與膀胱相表裡乃少陰心主之熱隨小腸油膜下合膀胱膀胱外至皮毛內連胞宮故心熱下灼膀胱之水必隨膀胱之氣上行外達發于肢體而為熱心熱內動胞中之血必合膀胱之水下行外溢出於小便而下血也

論曰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此條言脾臟有寒寒為下利心經有熱熱化膿血主以桃花湯正治下利反治便膿血乃從治誘敵之法也

按少陰病下利便膿血桃花湯主之者手少陰心火主生血血脈下行以交于大腹膜中足少陰腎水主化氣氣道上行亦交于大腹膜中大腹者中焦也為脾所司血液此氣津交會于此遂生膏油以化水穀則水穀腐熟土氣冲

和亦何至從陰化寒而下利從陽化熱而使膿血哉今少陰為病腎中之氣
津上交于大腹膜中不得心臟之火以濟之則氣復為水水勢亢盛反侮脾
陽脾陽被侮遂從陰化寒寒干臟氣則為下利心中之血液下交于大腹膜
中不獲腎臟之水以濟之則血復為火火勢亢盛轉傷脾陰脾陰被傷遂從
陽化熱熱犯經脈則使膿血下利本是臟寒使血又是經熱瀉經熱則動臟
寒溫臟寒則犯經熱當用桃花湯從治之法引心腑之火就歸中土中土健
運則水不侮上得土為津液而下利止火未生土不往干血脉而膿血亦因之
以止也故少陰下利膿血者桃花湯主之然此從治誘敵之法祇可暫用不
可久用久則化熱仍動膿血故垂戒曰一服愈餘勿服誠恐過劑增變也
論曰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使膿血者桃花湯主
之解見前

此條即上條之義而後詳其病情也

論曰少陰病下利使膿血者可刺

此條亦即前條之義而更論其刺法也

按此三條一則曰下利再則曰下利不止無後重之文可知下利是脾臟有寒皆曰便膿血血腐為膿又是心經有熱熱化膿血寒為利不止以桃花湯正治利不止反治便膿血蓋用從治法引心經之熱使之就通中土則大來生土而利止即火不往于血脉而膿血亦因之以止也然而從治誘敵之法雖能暫溫臟中之寒恐終不能去脈中之熱又須分頭施治內用米以養中薑以溫中石脂以填塞中宮而止下利而外則用鍼刺以泄血脉中之熱邪則泄經脈而不動臟寒溫臟寒而不犯經脈乃為至妙之法也

論曰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其喉為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詳見前

此條言厥陰司風氣風性善動而剽疾挾寒則木尅土而迅發疾走是為厥逆下利挾熱則火流金而迅發疾走是為喉痺膿血故厥陰熱化太過循經上逆則為喉痺隨經下陷則便膿血也

論曰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

也欲得食其病為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此條係兩段皆是外厥內熱之証但上段言厥微者熱亦微可得小便利而自愈下段言厥深者熱亦深胸脇必煩滿其後陰尤必便血也

論曰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

不除者其後必傷膿血 鮮見前

此條言厥陰之厥是肝挾腎水則侮脾土而利不止厥陰之熱是色挾心火則傷血脉而便膿血以色絡主血故也蓋厥陰色熱肝寒合同而化則寒熱得平而成為少陽沖和之氣此熱已除其後不傷膿血也若色熱肝寒各肆其逆則寒熱失平不得中見少陽沖和之化為熱未除其後必傷膿

血也

論曰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濡者必清膿血

此條言色絡主血熱傷色絡必便膿血也

按下列寸脉反浮數尺中自濇必清膿血者是謂厥陰下列寸脉當沉遲不應浮數尺中當滑利不應濇滯也今以下利之証而寸口不見沉遲之陰脉反見浮數之陽脉是陽盛于上也尺中不見滑利之實脉反見濇滯之虛脉是陰虛于下也陰虛于下故脉自濇陽盛于上故脉浮數然究其脉之所以浮數而自濇者乃熱邪上乘心色干動心色之血不得循衝任下潛血室竟滲入油膜而下注大腸此陽盛陰虛迫血下行故必清膿血也

論曰下列脉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

此條言厥陰得中見少陽沖和之化則利當自止若不濇中見少陽沖和之化而見于厥陰色絡之熱化者必清膿血也

按下列脉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者厥陰陰居陽生恐其陰有餘亦恐其太過陽太過則色絡挾心火之熱氣肆發則為膿血不休陰有餘則肝木挾腎水之寒氣肆發則為下利不止惟水寒火熱兩者交會化而為少陽沖和之氣則下利膿血之証自愈矣今厥陰下列不見脉遲

而厥之陰象反見脈數而渴之陽象乃陰中有陽之証為陰出之陽之候正所謂厥陰中見少陽之化雖則下利可令得沖和之氣而自愈也設下利不差脈愈數而口愈渴則非中見少陽之化釀成和風乃是上合色絡之氣發為熱風風熱相煽血脉受傷腐敗成膿迫注肛門必清膿血以有心色之熱故令不差耳

按便膿血者即今之痢証也編考傷寒金匱書中所稱便膿血皆是痢症皆屬厥陰經蓋厥陰色絡目相大而主脈厥陰肝經屬風木而主血厥陰之風火交煽則陽明之血脉受傷腐化成膿停蓄大腸大腸燥金固主收瀉肝經風木又主疎泄疎泄不甚則裡不急疎泄太過則裡甚急收瀉不甚則後不重收瀉太過則後必重蓋木去侮金故裡急而金未制木則後重凡痢証多發于秋令要皆金木不恆其德故來金令而發痢疾也

畜血

陽經邪熱注膀胱血為熱搏下焦停少腹硬滿小便利此為太陽畜血徵陰經邪熱結陽明血為熱搏不下行屎雖黑硬便反易此為陽明畜血形陽明畜血大便黑大便不黑血未凝太陽畜血小便利小便不利血未停畜血發狂喜忘重若但少腹急結輕主以抵當湯凡下輕用桃仁承氣傾

論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方解見前

此條言太陽膀胱之熱干動胞宮之血血與熱相搏于下則其人如狂熱與血相聚于中則少腹急結內經云血在下如狂本論云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故其人如狂少腹急結無外証者可與桃核承氣湯攻之也

論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証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小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裡故也抵當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太陽有氣有經太陽之氣從胸而出入太陽之經從背而循行若
太陽客熱之邪隨太陽之氣從胸前而入膈膜則為結胸等証若太陽痰
熱之邪隨太陽之經從背後而入血室則為畜血等証今太陽表不解而
脈沉沉應在裡証當結胸乃痰熱之邪反不在上焦胸前之膈膜中而在
下焦膜網之夾室內搏聚夾室中之血結為死魄以死魄亂其生魂是以其
人有發狂之狀且夾室後連大腸前連膀胱正當小腹之部血被熱阻于內
熱此血結其間所以小腹又見硬滿之形况熱結膀胱則膀胱之氣化被
鬱而小便必然不通若熱結血室而膀胱之氣化無礙則小便必定自利
然則小便更覺其自利者知熱不結在膀胱內而結在血室中宜攻下其
結血使從大腸濁道而出夫然後發狂乃止硬滿始消所以然者以血室
之油膜上連脇下板油而着於背脊之間太陽經循身之背隨經痰熱惟
從背脊下入血室之裡不從胸膈上結膈膜之中故雖見沉微之脈而不
為結胸之候惟結聚于血室內不高入于膀胱中故小腹雖見硬滿而小

使猶然通利蓋背脊連下焦油膜從背脊循油膜入下焦血分則入血室
胸膈通下焦網膜從胸膈循網膜入下焦氣分則入膀胱今小便自利則
瘀熱之邪不結在膀胱而結在血室故宜抵當湯以峻攻其瘀血也

論曰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而小便自利其人如
狂者血証諦也抵當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手太陽小腸主化物生血足太陽膀胱主化水為氣若膀胱寒感
不能化水為氣上布胸中而結變氣為水下停少腹以致少腹硬滿脈來
沉結若少腹熱感則不得化物為液上奉膻中而反變血為瘀下蓄少腹
亦使少腹硬滿脈來沉結故太陽身黃水蓄少腹少腹固硬脈固沉結血
結少腹少腹亦硬脈亦沉結然則欲知水蓄血之分無他溺與狂之間也
若溺不利人不狂乃膀胱之氣不化非小腸之血不行為有水無血之候
也當以五苓散利之而硬滿度能除也若溺自利人如狂乃小腸之血不
行非膀胱之氣不化為有血無水之証也宜抵當湯攻之而硬滿乃得消

也蓋以小便不利為蓄水小便自利為蓄血蓄血病重蓄水病輕苟辨証不清即投劑不當存亡在於反掌醫者不可不詳審也

論曰傷寒有熱少腹應滿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上條言血之此水以小便之利與不利分之此條言血之有無亦以小便之利與不利辨之但上條病重故取湯以蕩之此條病輕故為丸以緩之乃法外之法也

按傷寒有熱少腹應滿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

當丸者是謂乎太陽小腸屬火主血是太陽膀胱屬水主氣若膀胱經外傷寒氣而小腸府內有熱邪熱邪既結于內寒氣必解于外寒氣已解於外熱邪愈結于內故熱邪歸并少腹少腹應見滿狀熱邪銷耗小便小便當不利利今少腹原應滿而即滿小便不當利而反利知熱邪不結于少腹前之膀胱中而結于膀胱後之血室內為有瘀血所以腹應滿而即滿溺不利而反

利非下之不為功大下之恐見通瀆變抵當湯為抵當丸盡救此之不可餘
藥底少許勝多許俟晡日下血病去而正亦不傷也

論曰陽明証其人善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善忘屎雖硬
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此条言熱鬱陽明血分受傷而為蓄血之証也

按陽明証其人善忘必有蓄血者內經云脾胃者倉廩之官是脾
之此胃既共為一官即同司其事脾既于消穀外能藏記憶而不遺忘胃豈
于納穀外不主記憶而反善忘哉今陽明証具容熱之邪其本燥之氣相搏
于中則脾傷不能統血血必枯于中宮而記憶不藏且容熱之邪其本燥之
氣相逼于上則心傷不得生血血必竭于上焦而記憶不出况容熱之邪其
本燥之氣相迫于下則肝傷不能主血血必結于下部而記憶不強故陽明
証其人善忘者必有蓄血在下也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善忘者是推
其瘀血之所以始及瘀血之所以成究不僅因一時燥熱傷心心血竭而意

不生且不第因一時燥熱傷脾脾血枯而意不藏更不特因一時燥熱傷肝
肝血結而意不誠蓋以其人肝木素鬱肝風不暢本有久瘀之血停積下焦
下焦生陽之氣被瘀血阻遏不得上布膻中則心氣大虛不能下生脾土脾
土弱則不能藏意故令善忘也內經云上氣不足下氣有餘久之不以時上
則善忘者職是之故耳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者是謂
陽明大腸司燥金之氣主定硬糞渣傳導肛門燥氣不及則糞澀燥氣太過
則屎硬屎硬則便難勢所必至也今陽明証有久瘀之血停蓄腸外滲貫腸
中血主濡之浸漬其間屎雖堅硬得瘀血以潤之而大便反易也且血久則
黑瘀久更黑瘀血屬火大極反見水化故屎被瘀染瘀襍屎下其色必黑者
斷然者宜與水陸之師用抵當峻劑以攻逐瘀血斯瘀血去新血生而善忘
之証可除矣

按辨太陽蓄血証必驗其小便利辨陽明蓄血証必驗其大便易亦各從
府以辨之也

論曰病人無表裡証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下已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若數脈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使膿血也解見前

此條言病有不在陽明之表故無額痛鼻乾之表証不在陽明之裡故無譫語潮熱之裡証而惟在肌肉膏油血液之間也故但見蒸蒸發熱至七八日之久熱勢不退脈雖浮數者亦可用調胃承氣湯引熱邪下歸腸胃使從大便泄之也若下之而熱邪不退脈數不解或合于胃熱而為消穀善飢之中消証或結于血分而為便燥血凝之瘀血証或合于大腸而為下利膿血之痢疾証是故邪熱在膏油中變証多端必須隨証以施治也

噦餽噦噦

今名乾嘔古名噦。噦之根自胃中生。氣從胃中上出口。噦噦間作四五聲。今名
呃逆古名餽。餽之根自臍下生氣從臍下上出口。格格連作數十聲。俗名飽格。
古噦噦。噦噦源同流則分。噦氣因飽食太急。即時轉氣作噦聲。噦氣因傷食太
過。越時轉氣作噦聲。噦餽噦噦皆氣逆。俱屬無物。但有聲。四証病情雖各別。四
証治法不必分。但察虛實。寒熱。惟問新久。共重輕。四証共三陰同見為虛。為
寒。法當溫。四証共三陽同見為實。為熱。法宜清。腹不滿者為虛。寒。虛寒脈虛而
無神。肢溫理中。丁萸入肢。厥理中。萸附增。腹若滿者為實。熱。實熱脈實而有神。
前部不利用二苓。後部不利用三承。腹中滿亦有寒實。寒實二便必澄清。重用
白通。加丁柿。輕用四逆。加人參。腹不滿亦有虛熱。虛熱二便不澄清。輕用橘竹
加柿蒂。重用竹膏。倍人參。督不攝衝。氣不歸。都氣湯。加牛膝根。痞硬下利。生薑
瀉。痞硬噦氣代赭。平四証若從暫病得。暫病屬實。可攻。行四証若見久病後久
病屬虛。宜溫清。

論曰得病六七日脉違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
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此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
湯不中此也食穀者噦解見前

此條言誤下傷其脾陽以致脾家之膏油不能化水耗其脾陰更使脾家
之膏油不能輸津津不輸於上則口中本渴水不化于中而飲水則嘔是
嘔渴乃脾家之膏油不能薰蒸非三焦之膜網不得通利柴胡湯固不中
此也若誤此之則更傷其膏油之氣則食穀不化而噦逆豈僅不能消水
而已哉

論曰太陽病中風以大劫其汗邪風被大熱血氣流溢夫其常度兩陽相熏灼
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
額頸而遠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燥擾
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解見前

此條言大攻危候以致陰陽虛竭風火交煽或涉于陽明之府初則燥結

而不大便久則神亂而為譫語甚則氣逆而至噦呃也此胃氣將絕其病更深矣

論曰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

其熱必噦解見前

此條言胃之冷熱以食之能否辨之蓋胃熱則能消穀胃病則不納穀本論云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故胃氣虛冷中無燥屎而不能食者雖有身熱之陽明証亦祇但清其熱不可誤攻其胃苟以為胃中有燥屎不能食而誤投苦寒之劑攻之則苦寒傷胃即胃氣愈虛胃氣既虛即冷氣愈冽冷氣既冽即燥氣將絕燥氣既絕而噎氣隨作究未有不氣逆而噎者矣

論曰陽明病潮熱大便微硬者可下大承氣湯不硬者不可下若不大便六

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下小承氣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屎乃可

攻之若不轉天氣者此但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

欲飲水者此水則噦其後發潮熱者必大便復硬而少也以承氣湯和之

不轉矢氣者慎不可攻也 詳見前

此条言大承氣之可與不可與必視矢氣之能轉不能轉蓋以小承氣探之能轉矢氣者乃胃氣實大便硬可與大承氣攻之而脹滿必消飲食能進也不轉矢氣者乃胃氣虛大便溏若以大承氣與之必脹滿轉增飲食不進也由是觀之必胃氣素實之人方堪大下若胃氣本虛之人不任峻攻故曰胃氣虛者微論其不渴也即渴欲飲水而與之水水入則噦也夫水乃天一之精淡泊之品胃氣素弱尚不堪任而况苦寒攻下之劑能當之乎甚矣大承氣之不可驟與而有時又不得即與其與之也豈可不謹慎詳審于其間哉

論曰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此条言胃屬燥土主納穀消水若燥氣不足微特不能納穀而且不得消水水入必噦矣

按胃中虛冷不能食飲水則噦者內經云陽明之上燥氣治之燥者天地消耗

之氣也天地賴此燥氣所以戡水火之盈餘錫物產之精華而使之消息也
人秉天地之燥氣于是有胃與大腸夫大腸與胃皆稱為消導水穀之府者
全賴秉此燥氣也惟其秉此燥氣然後食入則納之使化糟粕不至拒格胃
外而不食惟其秉此燥氣而後水入則消之使出膜網不滯停蓄胃中而作
噦若燥氣不足胃中虛冷虛則失其納穀之體每食減少必漸至於不能食
冷則乏其消水之用雖飲不多必終歸于不消飲蓋胃氣虛冷之人既不能
食食糜幾者必不能或飲糜幾也設復令其飲水水入于胃水之冷氣與胃
之冷氣相得而益冷冷極則氣逆氣逆則作噦勢所必至也

論曰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
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少差外
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此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証者此麻黃湯若不尿
腹滿加噦者不治解見前

此條是發明首章少陽陽明之義故少陽膜中之水氣被陽明燥氣所逼

則小便不利而難少陽膜中之正氣至陽明邪結之處發熱如瘧而潮
少陽膜中之邪氣協陽明燥氣橫擾逆入于胃而噦然此皆少陽陽明之
邪氣實而正氣猶未大虛也尚屬可治之候若小便難漸至于尿不行發
潮熱漸至于熱不退腹都滿漸至于噦日加乃少陽先天之氣已絕于下
無以化水則不尿而陽明後天之氣復敗于中不能納穀故加噦蓋少陽
屬腎為先天陽明屬土為後天不尿則無以資始加噦則無以資生化源
絕而生機息矣謂非不治之証而何

論曰傷寒大吐大下之虛極復極汗出者以其人外氣拂鬱復此之水以發其
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此条言汗吐下後傷其胃氣胃氣虛冷因致噦也

按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以其人外氣拂鬱復此之水以發其汗
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者是謂傷寒病邪在膈上則吐之邪在膈
下則下之邪在皮毛則汗之乃定法也今傷寒之邪內下在胸膈以上竟大

吐之以傷其陽後不在胸膈以下更大下之以亡其陰則內既極虛矣外不在皮毛之際而惟在肌肉之間以致肌肉實皮毛虛而後極其汗出者則外亦極虛矣夫內虛則血少血少則無以縈繞于外惟散決于內外虛則氣乏氣乏則不能交通于內徒拂鬱于外醫者不知是陰脫于內以致陽浮于外之候第見其入外氣拂鬱酷似外來熱邪拂鬱在表竟以綠綠正赤之色認為客熱之氣拂鬱在表不得汗解遂復此之水以發其汗當此內外俱虛之候其人不勝水寒之氣因而得噦也然究其所以不能勝水水入則噦實因其大吐大下之後胃陰已耗胃陽復傷燥氣不足寒冷已極得水則噦職是故耳

論曰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何部不利利之則愈解見前

按傷寒論噦即呃也噦為重証此方書所載嘔吐噦不同故傷寒至噦非中土敗絕即胃中寒冷然亦有裡實不通氣不得下泄反上逆而為噦者玉機真臟論曰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胸脅此謂五實身汗汗後利則實者活今

噦而腹滿前後不利五實中之二實也經六實者泄之視其前後二部何部不利從而利之則氣得通暢下泄而不上逆噦即愈矣仲景即以噦証通結六經之証以見凡病皆有虛實寒熱不特一噦為然也然即一噦而凡病之虛實寒熱皆可類推矣醫者誠能審其寒熱虛實而為之溫涼補泄于其間則人無天札之患矣

論曰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硬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此条言胃中水火不和並趨心下則心下痞硬爭趨腸間則腸中雷鳴而為生薑瀉心湯証也

按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硬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生薑瀉心湯主之者是謂太陽為寒水之經有水復有氣水氣之在外者固可以隨汗而解矣而水氣之入裡者究不能從汗出而解也故裡水無氣或從膈膜而入胃中以爭趨腸間而為利或從胃中而旋膈膜以並趨心下

而作痞或既在胃中而走腸間復從膈膜而停心下則上為痞滿下為泄利
若水氣祇在膈間不在胃中不過是水與心下之火互結于心下而為痞硬
水與膈間之火逆出膈間而為乾噫而胃中固無病必不食臭腸中亦無病
必不下利若水氣祇在胃中不在膈間不過是水與胃中之食停蓄胃脘而
為食臭水與腸中之屎渾清肛門而為下利而心下固無病必不痞硬膈間
亦無病必不乾噫若水氣既在膈間復在胃中必胃中之食不消水停蓄
胃脘則為食臭必腸中之屎不燥水渾清肛門則為下利且水既在胃中
復在膈間必膈間之火不降水搏聚心下則為痞硬必心下之水不化水
火逆擾膈間則為乾噫今傷寒汗出是在外之水氣已解而在裡之水氣不
散因循膈間之管入胃以致胃中水火不和而泄利又從胃中之絡入膈並
使膈間水火不利而痞滿故胃氣不和而兼膈間痞硬者不特膈間之火氣
被水氣鬱遏必逆出于膈間而為乾噫必且胃中之食氣為水氣浸漬亦穢
出于胃中而為食臭且不特水與氣徑從膈間侵及脇下以致脇下既有水

復有氣而且腹中大腸小腸共胃連為一體者亦既有水復有氣氣行而水激之則腹中如雷水停而氣致之則腹中必鳴水與氣互相攻衝則雷鳴氣與水兩相趨走則下利此乃火氣上逆水氣下趨之候宜君生薑臣半夏之辛溫善散者宣洩水氣復佐以薑朮參草之甘溫守中者培養中宮然後使以苓連之苦寒以滌熱洩痞名曰生薑瀉心湯實藉以瀉心下之痞而兼擅補中散水之長也倘無水氣則不用生薑半夏之辛散不涉中虛亦無取乾薑參草之補中也矣

論曰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硬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此條言汗吐下後胃氣大虛水氣不盡停于心下挾飲上干逆于膈間而為噫須于補養之中寓散滿鎮逆之法

按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硬噫氣不除旋覆代赭石湯主之者是謂傷寒汗吐下後內外之水氣已解即有未盡解者亦云不多然傷寒汗吐下後胃家之正氣大傷雖有未全傷者亦覺甚少故胃家既虧不能托其水氣

上行而為液即三焦失權不得決其水氣下出而為溺以致未盡之水氣竟
其所伏之飲邪留滯膈間膈間因而作痞搏結心下心下因之成硬痞硬不
消于中即水氣不降于下故水氣不得下趨膀胱必至上逆胸膈則胸膈之
氣不快遂不禁噫之使出于口而為噫氣也故噫氣不除心下痞硬者宜主
以蔓草養心補虛薑炙和脾養胃以奠安中土更以赭石浮土氣之甘而沉
者使之斂浮鎮逆領人多以歸氣于下旋覆之辛而潤者用之開肺條飲佐
半夏以蠲飲于上藉非赭石之重沉旋覆之濡潤究何以能除噫氣而消痞
硬哉

按旋覆代赭石湯即生薑瀉心湯之變法也蓋二湯皆是治心下痞硬而
有噫氣者但生薑瀉心湯重在胃中水火不和水氣上逆而為噫復下趨
而為利故必用生薑以散水而旋覆代赭石湯重在胃中陰陽俱虛水氣
上逆而為噫不下趨而為利故必用赭石以鎮逆二証對斟益見製方之
妙矣

效

傷寒效嗽何以明表裡陰陽分四層。太陽表寒合裡水發熱乾嘔而效頻散表寒以溫裡水。小青龍湯能奏效。此為無汗實邪效。有汗虛邪宜五苓。少陰裡寒合內飲腹痛自利肢重疼溫裡寒以條內飲真武湯加薑味辛。此為陰邪自利效。陽邪下利用猪苓。少陽陽邪傳裡分內動于肺效嗽生。往來寒熱胸脇滿默不欲飲食吞小柴胡去參東薑加入五味乾薑溫少陰陰邪傳裡分上動于肺效嗽萌內無口渴心煩証外無發熱惡寒情但見四逆當和解。四逆散內薑味增此為傷寒效嗽証不外水寒之兩因。寒盛于水溫兼散水盛于寒利兼溫陰邪入裡溫兼和陽邪入裡清兼溫。

論曰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效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是寒動其水之証內經云太陽之上寒氣治之是水寒為太陽之本氣故表寒不解則內動水氣水氣停蓄胸膈浸擾胃口則乾嘔水氣鬱遏

肌肉內合胃府則發熱水氣閉塞皮毛內合肺臟則作欬且水氣或停蓄
膀胱以致津液不行則為渴水氣或漬入大腸以致燥氣不足則為利水
氣或逆滯食管以致吞咽不快則為噎水氣或逆礙氣管以致呼吸不利
則為喘水氣或留滯沖渚以致小便不利則少腹滿凡此水氣內動皆由
寒邪外引宜用麻桂從太陽以祛表寒細辛從少陰而行裡水乾薑散胸
前之滿半夏降逆上之氣更合五味之酸芍藥之苦取酸苦湧泄下行而
仍用甘草以緩其勢使藥性不暴能直入寒水互結之處而攻之則無形
之寒邪悉從肌表而出而有形之水氣盡從水道而去則寒邪並水氣諸
病一並廓清矣

論曰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
龍湯主之解見前

此条言太陽主寒水之氣運行于皮膚出入于胸膈若傷于寒則不能運
行于外出入于中而堆停于心下膈膜之間以致無形之寒氣化而為有

形之水氣故有形之水氣挾無形之寒邪循膈膜上泛逆射肺中遂阻其吸入之氣而欬礙其呼出之氣而喘且水寒之邪挾標陽之氣逆從肺中而外合皮毛則發熱而太陽本寒之氣與標陽之熱不從肺中而內涉胃府則不渴此太陽標本俱病為小青龍之的証即與小青龍之確方服湯已後喘欬應止渴當不作而反見發熱而渴者是本府之寒氣欲去皮毛之外尚未遽去而標陽之熱邪將入胃府之中猶未遑入故不須治標病之熱渴而惟從本病之水寒仍主以小青龍祛膈間之寒邪而散心下之水氣則愈矣

論曰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詳見前

此條雖是言陽明寒邪上逆于頭而為頭痛者則見必嘔必欬手足必厥之寒証若不嘔不欬手足不厥者則非陽明頭痛也亦見陽明寒邪上逆于肺而為欬者亦須見必嘔必厥頭顱必痛之寒証若不嘔不厥頭顱

不痛者亦非陽明之欬嗽証也

論曰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亦不痛解

見前

此條雖是言陽明風熱上逆于咽而為咽痛者則必見頭眩不惡寒能食而欬嗽之風熱証若惡寒而頭不眩惡食而欬不發則非陽明咽痛也亦以見陽明風熱上逆于肺而為欬嗽者亦必見頭眩惡寒能食而咽痛之風熱証若惡寒而頭不眩惡食而咽不痛亦非陽明欬嗽証也

合上三條觀之寒邪上逆故無汗而小便利風邪上擾故不惡寒而頭眩寒則嘔不能食而欬風則能食不嘔而欬寒則頭痛風則咽痛雖是風寒入胃之辨亦即風寒欬嗽之分也

論曰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小柴胡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乎少陽三焦上至肺系為肺衣循肺衣而上為肺管肺管為氣之
總竅主候氣之出入肺衣為水之上源通調水之道路若風寒之邪從腠
理入胸脇循膈膜上犯肺衣以致水源塞而道路不通上干肺管更使氣
竅阻而出入不利于是氣被水阻不得而入水為氣留莫之能降水遂協
寒凌肺風更挾氣衝喉風氣若感欬而或癢水寒若感欬而不癢故少陽
半表半裏之証有或欬之候也

論曰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者是謂
此條言少陰為封蟄之臟雖有水寒為病亦有可汗若以火劫之其禍為
更烈也

按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者是謂
少陰屬腎腎系為命門命門接三焦三焦上連肺臟下色大腸為決瀆之官
司出水之道若命門火衰則水氣以寒決瀆失權則水勢橫流上凌肺臟即
生欬嗽下趨大腸即為泄利夫上欬下利惟寒水泛溢乃有此証故寒水上

泛則欬下溢則利祇有效利之寒証應無譫語之熱候也今欬利而復有譫語者被火氣劫發其汗以致心神飛越無所依歸遂為譫妄之言也然究何以知其被火劫取汗蓋察其小便必見艱難以酷責少陰之汗汗出則膀胱之水氣外泄故小便必難是小便之難本非熱証而譫語亦非熱証皆是以火劫汗令神氣飛越之所致勿誤認為陽明熱証之譫語也

論曰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詳見前

此條言腎者水也主此水者命門之火也火衰不能生土土虛不能制水水遂乘腎臟之氣上泛高原為欬為嘔氣便載腎臟之水下亂二便為瀉為利氣欲行而水阻之則腹痛肢疼水欲去而氣留之則肢重腹泄此有水復有氣氣生于腎布于肺而其鬱又賴肝木舒散之性以達之水生于肺藏于腎而其滯亦賴肝木疏泄之力以通之大凡行水之劑必佐理氣之藥故真武湯用薑附苓朮以治水而必加芍藥以泄木氣之過鬱也矣

論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詳見前

此条言腎為水臟主藏水生氣水氣上泛高原則或欬或悸水氣下亂腹中則或痛或泄而其主証要不外乎四逆也然少陰四逆雖俱屬陽氣內虛不能旁達而致四逆為通脈真武等証而亦有陽氣內鬱不得外達而成四逆者此四逆散証是也

論曰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詳見前

此条言少陰病下利不止由于三焦之水不行故道蓋三焦屬腎腎上連肺肺為水源腎為水臟全賴三焦為之水道使水從小便出則不流走腸間而利自不作矣若少陰下利不止必小便不利致水流走大小腸間不復循行三焦膜中則膜中少陽之火上逆于肺則為欬下擾于胃則為嘔且膜中有火無水則不能化氣生津必津不到咽而口渴况陰津不上交於心則心中煩而不得眠此皆因水不入膜中則不能化津液以致小便

不利故下利不止也縱用猪苓茯苓從脾以利水而不引水入于膜中則脾亦無功故先用滑石色白入肺以導水之上源使入膜中也繼用阿膠秉河井伏流之性使其復歸故道再用澤瀉之生于水中者以引水氣歸根水既歸于膜中而二苓乃滲利之化水之質為氣上升是為津液津液上升則效嘔煩渴自止餘質下出則小便利而大便自調矣夫何下利之有焉

太陽陽邪停飲

太陽中風為陽邪陽邪停飲必發熱煩渴自汗尿不利尺寸俱見浮數脈其中見証有兩項水逆消渴須分別渴欲飲水水入吐名曰水逆從上迫飲水多而小便少名曰消渴不下洩二証均主五苓散多服煖水令汗徹不欲飲煖欲飲冷加寒膏消把火滅。

論曰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証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此條言水停于下不能化氣則氣不外布而發熱水逆于中不得生津則津不上升而發煩故煩熱不解則津氣必竭宜用五苓散布氣生津津升則煩渴止氣布則表熱去矣

按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証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者是以謂太陽中風即有發熱之表証至六日經氣已盡及七日又來復于太陽而發熱之表証宜解矣微特發熱之表証不解而且發煩之裡

証繼作是既有發熱之表証復有發煩之裡証表裡之煩熱不解即內外之津液必乾乾必發渴渴必欲飲飲必喜水水必入胃胃必納水水出胃外散走連瀉下注膀胱要必得小腸之火導心主之熱下交膀胱蒸發其水水化為氣氣升為津津布于胃中則口渴止津布于胸中則裡煩解津達于肌膚則表熱退矣今少陰中風表裡之煩熱不解由內外之津液俱乾乾則發渴渴則欲飲飲則喜水水則入胃胃不納水而反吐出是不得小腸之火導心主之熱下交膀胱以致膀胱之水停蓄下焦不得化氣則水氣不外布故有發熱之表証膀胱之水橫逆中焦不得生津則水津不上升故有發煩之裡証且膀胱之水既蓄于下復逆于中不得化氣生津以止渴故見渴欲飲水水入則吐之逆行証此水隨風逆風令水橫名曰水逆宜用五苓散君桂枝導心火下交於水以化氣臣白朮生津佐苓澤利水則水化于下津升于中氣布于外而表裡之煩熱渴飲俱解矣

論曰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

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用五苓散主之解見前

此条言小便不利消渴引飲是因大汗出陽氣外泄則胞室氣海之中無
火以蒸其水是以水不化氣因之氣不生津津不上升故病消渴而溺少
氣不外布故身微熱而脈浮宜用五苓散溫煖小腸大府導引心中熱氣
熏蒸膀胱之水令水化為氣氣化為津則津出於內氣布於外而煩熱消
渴之病自解矣

太陽陰邪停飲

太陽傷寒為陰邪。陰邪停飲亦發熱。乾嘔喘欬。汗不出。尺寸俱見。浮緊脈。其間見証有五項。或然。或否。宜辨別。小便不利。少腹滿。水停下。焦不得洩。大便下利。小便少。水走太陽。往下迫。或寒內甚。而噎噎。或氣上逆。而喘欬。或津不出口。燥渴。均主小青龍湯。撤腹滿下利。去麻黃。並加茯苓。把瀆決。噎去麻黃。加附子。喘加杏仁。降逆邪。渴去半夏。加茯苓。隨証施治。奏效捷。

論曰。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言寒水為太陽本氣。寒邪不解。于外水氣。即動於內。遂為停飲。作欬。小青龍溫散膚表之寒邪。驅心下之水氣。藉麻桂之大力。仗薑辛之銳氣。領諸藥布于上。運于下。達于四旁。內行于洲。堵外行于玄府。以若小青龍之翻波逐浪。下逼諸海。不似大青龍之興雲助雨。上升于天。此小青龍為治表寒裏水之神方。而大青龍乃解表寒裡熱之妙劑。名雖一。大小之

殊法不無寒熱之異然而方之所以神妙如龍者要賴麻黃之力也若
沉麻黃過散而去之則不成其為龍矣又焉能逐波浪以遠海以雲雨而
升天耶

少陰陽邪停飲

少陰熱化為陽邪陽邪停飲反發熱病至六日七日間反見心煩眠不得下利
而渴欬而嘔小便不利水蓄結大法主以猪苓湯滌熱利水功奇絕

論曰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解見前

此條下利主以猪苓湯全足引水復行故道悉入三焦膜中使從小便出
則水不流走腸間而下利自止且水得復行膜中即火不上逆胃口而欬
嘔亦止况火得下潛膜中即津液上升膈間而口渴心煩甚至不得眠者
亦莫不自止矣

少陰陰邪停飲

少陰寒化為陰邪陰邪停飲不發熱四肢沉重腹疼痛大便自利小便濇或欬

或嘔或下利或小便利真武撤欬加薑辛五味子小便若利茯苓摘嘔去附子
倍生薑利去芍藥乾薑炙

論曰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

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鮮見前

此条言心室血脈下行以交于大腹膜中腎主氣氣首行亦交于大

腹膜中大腹屬脾土所司之部膜中乃水氣所通之

于此則脾土健運水道通調何水氣之有焉若心血

膜中則脾土不運即水道不通水為氣留則腹泄肢

腹痛且水此氣升則或欬或嘔氣其水降則或利或

有氣愈有水水氣之為害甚鉅藉非用真武坐鎮坎宮又

遂其生哉

坎水忠而

復氣况

小阻則肢疼

大會于大腹

腎氣交會

行亦交于大

